

時事知識月刊

第二號

A3219 / D

日本侵華危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南京圖書局

林英主編

言行社出版

時事知識月刊 第二號

日本研究特輯

時事知識月刊第二號

目次

先天不足的日本國富……………一

一 金屬類 二 動力資源

三 糧食類 四 化學資源

戰時日本國內經濟政治的危機……………七

一 經濟危機……………七

工業——農業——財政——金融——貿易

二 政治危機……………二四

物價高漲下的日本人民生活勞資衝突與反戰運動

編輯者 本冊著者 出版者

時事知識月刊社
言 嘯 行 社

日本政府應付危機的基本政策……………四九

一 對內方面……………四九

實施總動員法——施行恐怖的高壓政策

二 對外方面……………五三

政治的陰謀——經濟的陰謀

三 對在華第三國方面……………七四

在侵佔區實行排外政策

日本侵華之前途……………八三

對華的陰謀失敗——國內革命的危機日趨尖銳——

與在對第三國的——矛盾深刻化——結語

發行所 言行者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民國廿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本冊實價五角

物刊期定種兩社行言

刊月譯翻

• 著名學文界世紹介 •

• 章文貴珍代當撰選 •

甯列的年八一九一 號一第

著台華羅哥多拉斯，勒普卡，聯蘇

作寫樣怎們我 號二第

元一 作寫設集著基羅高

亂混的洲亞 號三第

角八 著特本亞 日國美

刊月識知事時

• 態動事時界世述敘 •

• 文論濟經治政載刊 •

線景風都首國各時戰 號一第

角五 編英林

方後與方前的國中 號三第

角五 編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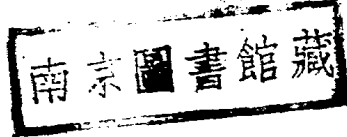
緒論

日本是一個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當其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期，歐美非澳等洲均已為先進的諸列強所分割殆盡。日本帝國主義因無法在那些地方插足和分嘗一燻，於是它的侵略目光，便集中在亞洲，特別是地大物博的中國了。

打開中日關係史一看，便知自一八七一年後的六十多年來，因日本帝國主義軟弱，硬打，得寸進尺的不斷侵略，以致中日兩國關係每况愈下，越演越形惡劣！

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滅中國獨霸東亞的野心，在「田中奏摺」中已明白暴露，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等，雖係田中個人的建議，但事實上，它已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經典。

不但在「田中奏摺」中我們能夠窺見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毒謀，就是一九三四年的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的非正式「聲明」，和一九三五年日本外相廣田所嚷叫着的「對華三原則」，亦是暴露日本侵吞中國之狼子野心，而松室少將致關東軍之機密情報，更充分顯示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中國統一團結的無恥陰謀！

因侵略中國獨霸東亞，已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固定不移的決策，所以當「九一八」事變日本未經大戰獲得東四省之後，便繼續製造各種事件，企圖以逐步蠶食的政策陷華北爲東北之第二。如當時冀東爲自治政府的成立，冀察政權之特殊化，收買蒙古王公組織偽政府，發動侵略接連的戰爭等等，均是明證。

日本帝國主義雖運用「以華制華」的蠶食政策，不斷地分割中國，用挑撥離間的手段，企圖鼓動中國繼續作自相殘殺的內戰，以達其不戰而滅亡中國的迷夢，但中國不但未曾繼續上當，反而在日本貪慾無厭的侵略之下，更緊密地團結起來。

以「西安事變」爲契機，當國共兩黨重行合作，全國人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一致精誠團結，圖謀抵抗侵略者，建設自由獨立的新中國時，蓄意想吞滅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在此種新局面下，已驚駭得張惶失措完全發抖了！

日本帝國主義在對華的軟驅不成，硬嚇無效，挑撥離間的陰謀詭計，亦無從得售，於是它遂不得不撕去「親善」，「提攜」，「共存共榮」的假面具，重行施展其無理挑畔的慣技，製造「蘆溝橋事件」，企圖用武力來擄奪華北了。

當然，在此種情勢之下，中國絕不應而且也不能再以妥協，退讓，委屈企求一時局部苟安為得計，何況華北是中國最富庶的區域，假使華北五省拱手讓於日本帝國主義，那它於消化之後，再來一次吞併全中國的侵略，其勢即難與抵抗。所幸當民族危機達到千鈞一髮的嚴重關頭，在全國人民一致要求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悲壯氛圍之下，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終於在全世界人士贊嘆與聲援之下爆發了！

在日本軍閥的心目中，本認為中國是不堪一擊的，所以當中日戰爭尚未爆發之前，彼等就曾發出「在三個月內必能征服中國」的謬語。但將近三年的鐵般事實，却無情地將日本軍閥這種妄自尊大的狂念，完全粉碎！

自「七七」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因其「速戰速決」的戰略破產，以英德為調解人，汪精衛作內應的「速和速結」的政治陰謀，亦整個地失敗後，已使它不得不掉轉腔

調，嚷叫着將對華作長期戰爭了。

然而，日本的侵華前途如何？它能否支持對華的長期戰爭？這是值得詳細研討的一個重大問題。

實際上，要想正確了解日本侵華的前途，要想確知日本今後能否支持對華的長期戰爭，須看它國內的現時諸條件，特別是經濟方面的條件能否繼續支持爲斷。因現代的國際戰爭，是人力與物力的總決賽。戰爭最後勝負的關鍵，大部分是決定於兩國經濟力量之強弱對比。若是它的物資不豐，經濟狀況在戰爭的進程中，日趨惡化，那末，無論它的軍力如何強大，無論它在戰爭初期，獲得怎樣大的勝利，在戰爭繼續擴大，財政方面支出與軍需品消耗，日益增長的情形下，勢必因缺乏繼續補充能力而陷於無法支持的絕境。

所以對於日本侵華的前途，以及它今後能否支持對華之長期戰爭等問題，必須考察它的資源，它戰時經濟狀況及其他諸條件。而且我們也只有從它所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上研究，只有從其國內外因戰爭而起的一切變化上去分析，檢討，然後才能獲得一個較爲正確的結論。

第一章 先天不足的日本國富

一研究日本國民經濟的狀況，就會令人感到日本帝國主義實在是一個外強中乾，經濟資源異常貧乏的國家，特別是軍需方面的原料，日本更是貧窮得可憐，據英國皇家國際關係學院的統計：在三十四種軍用原料當中，日本有完全保證者，祇有五種；有部分保證者，僅十種；完全沒有者，却達十九種。現在分論如下：

一、金屬類 在現代戰爭中，金屬類物質，是佔有極重要地位的，如軍艦、大砲、坦克車等，沒有它就製造不成。然而日本金屬類資源的情形如何？先以鐵來說，據日本地質學會調查：其國內鐵礦埋藏量，只有一萬萬零一百九十五萬噸，含鐵量為四千另三十萬噸；朝鮮的埋藏量，則在一千萬噸左右。但據英國地質學會估計：日本鐵砂埋藏量，只有五千六百萬噸；其中所蘊含的鐵量，僅有三千八百萬噸。

這兩種估計的差額，顯然是很大的，但即使以日本人自己的調查為根據，其數量也依然不足供應國內的消耗。據日本內閣資源局調查，日本平時每年關於鐵的消費總額，約在三百十萬公噸以上。其中，國內產額為一百二十萬公噸，滿洲產額約四十萬公噸，由國外——如馬來半島、菲律賓及澳洲等地輸入者，約一百五十萬公噸。在其國內產額約二百二十萬公噸的數額中，約十之六七是朝鮮、黃海道、咸鏡南道等地所產。日本的本部，只有釜石、俱知、安虹、田仲、洞爺等小礦山，鐵產量是異常薄弱的。

此外，如鋁、錳為製造飛機機械、發動機及汽車等必要物資，但日本國內却完全沒有，以致每年需輸入二萬噸。至於其他金屬，亦陷於同樣狀態，例如鉛，日本的自給量只有十分之一，亞鉛、約二分之一，錫、四分之一，鎳幾乎完全沒有，而銻、鈾、鎘、銻、鉍等，亦極為缺乏，因此日本每年就有巨額的原料輸入不可。總計，日本每年就需輸入二千萬噸，錳、和鎳，亦需輸入二萬噸。

這還是中日戰前的情形，在戰後，日本對於金屬類的物質需要量，當然較平時更要增大數倍。日本國內所有的金屬資源如此貧乏，在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中，自要成爲一個

極嚴重的問題。

二、動力資源 動力資源在現代戰爭中的鉅大作用，是無須說明的，但日本國內所額有的此類原料，是否可以自給？以煤來說，據日本著名教授犬上之調查：日本可供工業需要的煤，祇達百分之十五，而製造軍需品的五金工業所用的焦煤，幾乎完全缺乏。

前年波蘭軍政部軍備處的工作員馬爾開維奇，在軍事技術情報雜誌上所寫的一篇文章裏曾估計：供給現代化的一百萬軍隊，每年僅製造砲彈所用的煤，即需四、五五三、〇〇〇噸，其中焦煤約佔一、〇九二、〇〇〇噸，現時日本開到中國進行侵略的軍隊，已達一百五十萬人，若依馬氏的估計加以推算，僅為製造供給這些軍隊的砲彈，就需要一、六三八、〇〇〇噸的焦煤，若再加上其他方面之需要，那所需的焦煤，就更非倍於前項數字不可。

以石油而論，日本僅新瀉，秋田及北海道等處，有幾個小油田，算是它最主要的油產地。但因蘊藏量與出產量均微乎其微，以致日本國內平時所消費的石油亦不能不向遙

遼的加利福尼亞、婆羅洲及北極太等處運進，雖則日本帝國主義也曾企圖盡量從台灣天然瓦斯中採掘揮發油，從滿洲天岩中採取重油。但台灣天然瓦斯中可以產出的揮發油是有限的，從石炭中採取液體燃料的方法，在日本還沒有研究成熟；其盡量利用滿洲低廉的勞動力，企圖從豐富的滿洲頁岩中採取重油來滿足需要，恐怕亦難達目的。

據日本內閣資源局調查，石油一項，每年消費即達二百零五萬五千公噸。國產約二十五萬五千公噸，由國外輸入的約八十萬公噸，在一九三六年，據查，日本為購買石油而流向海外的金額，即達一萬七千二百萬元。在中日戰爭發生後，據專家們估計，日本的海陸空三軍及各種運輸上所需要的石油，至少要擴大至六百五十萬至七百五十萬公噸。

三、糧食類 戰爭需要大量的農產品，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一九一七年歐洲大戰時，當俄的軍隊，每日所消費的糧食，即達一萬四千五百十六噸。此外，在同年間，軍隊中的馬隊，每日所消費的穀物，達八百六十五噸。而糧秣却達二千五百九十五噸。

從前一位日本經濟學者森武夫氏亦曾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糧食不足，却是致命的一個。」由此可見糧食在現代戰爭中，是佔有如何重要地位了。

但日本的糧食產量却並不豐富，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的五年間，日本米糧的產量，平均每年米的產量爲八百九十萬噸，小麥二百萬噸，大麥約一百萬噸，豆類二十萬噸，燕魚三百萬噸。當然，此種收穫量是不足以自給的。據日本內閣資源局的調查，在平時糧食當中如米一項，每年消費類爲九千萬石左右，國產亦有此種數額。小麥、每年中消費類爲一千另四十萬石，國產約六百四十萬石，輸入約四百萬石左右。但戰時與平時當然不同，依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糧食需要出乎想像的例子看來，日本在戰時，不但小麥不足的恐慌要加倍嚴重，就是平時足以勉強自給的米，恐怕也難自給。

四、化學資料 化學資料，不僅在一般的工業用途上很重要，在製造火藥與毒氣方面，更是不可或缺。在日本硫黃產類雖是相當豐富，蘇打與氧氣亦勉強能夠自給，但生產費却異常昂貴。其他如工業鹽、樹膠、酒精、皆不足供應戰時所需。以工業鹽一項說

約百分之八十是需要依賴外國輸入。在日本製造火藥，雖不生大問題，但扁蘇油及磷却異常缺乏，每年的需輸入十五萬噸，造毒氣原料因其重工業不發達，故每年所輸入的料值，亦達一千二百餘萬元。

第二章 戰時日本國內經濟政治的危機

第一節 經濟的危機

日本先天不足，經濟資源異常貧乏已如上述，在戰前，日本國內經濟恐慌本已相當嚴重。因其發動侵華戰爭就含有藉對外侵略來緩和與挽救國內政治經濟危機的作用，而中國堅強的抗戰，適使日本帝國主義此項企圖，獲得完全相反的結果，因中日戰爭之長期相持，已使其國內政治經濟的危機更變本加厲地日趨深化了。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當其「速戰速決」的戰略破產，「速和速結」的政治詭計，亦因中國堅持抗戰而完全失敗，其侵略中國的戰爭成爲長期持久戰以來，曾採取種種措置——如增加生產，擴張輸出，獎勵節約儲蓄等，希圖有所補救。然而，結果如何？現在且先從其國民經濟方面，作一簡括的考察吧：

一 工業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原爲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明治維新」以後，其工業

才有相當的發展。特別是在三次對外戰爭後，——即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與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日本更一躍而成爲世界列強之一。

日本雖走上了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的地位，可是，由於日本國內資源貧乏，其工業與歐美各先進國家相較，也就有些相形見拙了。因日本任何工業生產的擴大，都必需在同樣大量原料輸入的基礎上來進行的。

同時，也正因爲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是由輸入原料經過加工製造，然後運往海外以出售勞動力來交換其發展過程中所必需的物資，所以輕工業便成爲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重心。

雖則日本的軍火工業在歐戰後，已大有進步，但其冶金與機器工業，却遠落於歐美大資本主義國家之後。日本可以稱雄的唯一冶金工業，便是造船，她居世界生產的第三位。水泥工業，居世界生產的第四位。其人造絲工業，在一九三〇年前，居世界人造絲生產第六位，以後即一躍而登第一位。

特別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兵不血刃佔了滿洲以後，其工業生產率激增，幾為空前所未有。例如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工業生產指數不過九一·六，一九三五年即增至一四一·八到一九三六年，日本工業生產指數更增至一五一·一。

其實日本工業生產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不過是生產過程與生產設備的擴充而已，其所需要的原料，却並未能有所擴展。而且跟着生產的發展，其依賴外國原料的供給量也隨之而加大了。因日本愈工業化，其處境也就愈困難，其希望原料能夠自給自足的迷夢，也就愈難實現。

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適應其對華作戰的鉅大需要，雖盡力擴充和增建兵工廠，及其他有關軍事的重工業。在日本政府努力之下，其重工業雖日益繁榮，但輕工業却因此而日趨衰萎。例如一九三七年六月，日本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比重當中，重工業佔百分之三七，而輕工業佔百分之三一；到該年度十月，重工業的比重數字即增至百分之四二，而輕工業却降低至百分之二九。

稍微熟悉日本工業情形的人，均知日本重工業所需原料輸入的唯一財源，是輕工業

生產，輕工業生產既因日本政府對輕工業原料的限制，而生產率日益低落，自然在如此情形之下，重工業發展源泉，亦必受極大影響！何況關於擴充此等工業的生產力方面，尚有下列幾點阻礙：

第一、因資金的貧乏和購買力薄弱，不但原料缺乏，即機器方面亦感到不足。如工作機，試驗機，切削機，檢驗機等，去年一月至三月，較前年同期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因機器不足，有時竟致阻礙了全部工廠的生產。

第二、熟練工人不足，不管因和平工業破產而造成了如何巨額的失業業者，但熟練工人在日本，依然感到不足。有些機具工廠，因僱不到男工，而不得不雜用女工。

第三、因強制擴大再生產，以致超過了經濟自然的法則。日本資本案，以其政府津貼爲利潤源泉，結果反而妨害了生產。包工制亦使日本許多製成品發生大半不能合格的怪現象。

因上述種種原因，致使日本的工業生產指數到一九三九年末，較之戰前並未有多少增加。特別是那些與軍需方面沒有直接關係的工業，因原料被限制，更遭遇了極大的困

糕。

據查，在戰爭爆發後的一年間，日本總生產率，即減退了百分之四，一九三八年五月較一九三七年七月減少百分率爲：紡紗減少了百分之三七·四，棉織物減少了百分之二九·二，毛織物減少了百分之三三·四；而損失最重的，是它佔世界第一位的人造絲工業，據查，到前年五月，這個工業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力已被遏止了；該年六月至九月，人造絲工業的生產力，亦跌落了百分之七十。

就以日本所努力擴展的重工業而論，其增加率亦極爲低微。如礦業部門，（金、銀、銅、硫磺、煤油、煤炭等）的增加率，僅達百分之九·四。而製造工業部門的生產，却較戰前跌落了百分之〇·二。

至於與軍需無關的所謂「和平工業」，在事變後未及一年，即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特別是小工商業的沒落，更給日本國內經濟以致命的打擊——因中小工業爲日本國民經濟的支柱。它的盛衰，影響日本社會安危是非常重大的。

據日本經濟年報第三十期所揭載：前年七月至十月間，單兵庫縣一縣中，就有六百四十家工場因失去中國市場而停閉。此外，還有三百三十八家工廠，不得不減少生產。日本前厚生部部長，曾於去年初的地方長官會議報告中說：中小工商業家所受戰事的打擊，比農村方面所受的還要厲害！但給予日本中小工商業以最嚴重，最普遍痛擊的，却是日本政府日益強化的「經濟統制」。中小工業家因原料輸入受極大限制，極難獲得製造原料；同時，更因物品使用限制法規定：除了為製造軍需品與輸出品以外，大部物資皆禁止使用，致其生產均難繼續。此外，如價格規定與分配機構的改善等，又使為中間機關的中小工商業家失去活動機能而無立足之餘地。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小工商業當然只有沒落的一途。據日本經濟旬刊「經濟學者」的調查；單單棉織業方面的八千多個工廠中，就有大部分是不免陷於沒落的悲境。依日本企劃院的估計：實施物資動員後，因非軍事產業沒落而發生的失業人數，（包括中小工商業家及其所僱用的人員）就有一百三十萬人。自戰爭以來，據去年一月三日東京路透社電訊：「日本企業因遭戰爭的打擊而停閉者，不下數萬家。」由此可見日本工業危機已如何的日趨深刻化！目前日本

不但國內「和平工業」日趨破產沒落，就連頗呈「繁榮」的軍需工業，也因日本無力繼續向國外購買原料，而開始顯出縮減了！

二 農業

實際上，中日戰後，不僅日本的工業破產，沒落，就是農業也日益衰萎！

雖然日本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其農業在國民經濟機構中，似乎是不足輕重。但實際上却不然，無論在第一次大戰後日本工業已有怎樣的發展與進步，若從其大多數的人民職業上來看，仍可說得上日本是一個農業國。

有個日本經濟學者，曾經這樣的說過：

「農業僱傭了我們的一半人口，佔據了大部分土地，投下了本國一半的工業資本，是國外貿易的台柱，是我們大宗食糧的供給者。」

依此足見日本農業狀況的好壞，對其侵華戰爭的前途上，將演着極重要的作用是無容置疑了。

稍微研究過日本農業經濟的人，都知道：日本農業生產方式是極爲落後的。日本農

業的特質，是小農佔多數。約佔百分之九十，在小農中，據一九三六年調查，自耕農約佔百分之三十，佃農約佔百分之二十七，半自耕農約佔百分之四十二，而佃農與半自耕農所租的土地，計達七百二十萬英畝，約佔耕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八。

因日本農業經營的零細和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以致機械化困難和勞動力的浪費。

同時也在因為日本農業經營主要是靠人力與畜力的勞動，所以農民與馬匹一旦被徵供給軍用，必然使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業生產方面因而遭受嚴重的打擊！

日本農業危機戰前本已相當嚴重，再加這次戰爭所給予的巨大打擊，自然要更趨於尖銳化了。

造成日本農業危機更形深化的原因，分析起來雖是很多，但最基本的因素却不外如下幾點：

(一) 勞動力缺乏 因日本對華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農民被徵入伍的數額逐漸增多，致使其農村的勞動力日益缺乏。日本農村勞動力缺乏可說已極為普遍，據一九三八

年六月十九日東京某日報揭載：鄉村中的壯丁，素半離鄉從軍，在田野中所能遇見者，僅爲老弱與婦女而已。

據外國某經濟學家的估計，日本農民具有勞動能力而被徵入伍者，其數量至少達一百萬人以上。日本農村中有如此巨額的農民被徵入伍，當然要造成農村勞動力的奇缺。

(二) 耕馬減少 在日本不但大批農民被徵入伍，就連農家所養的馬匹，也都被徵供給軍用了。

日本尋常耕作水田時，一人勞動一小時僅能耕作〇·五畝，若是一人與一馬協力，每小時却能耕作三畝，有馬與無馬之耕作能力相差竟達六倍，由此可見馬匹在農業方面，是如何重要的作用。

依據日本農林省調查，日本全國用以耕作田畝的馬，總計約達一百四十五萬匹，但現在日本農民所有的馬被徵供給軍用者，據估計：其總額約達百分之四十以上。這樣多的馬匹被徵對於農業方面的影響，當然很大。

(三) 肥料產量減少 日本農業每年中所使用的肥料，據查，約達三萬二千萬元日

金。在日本農業所使用的肥料中，最主要的爲厩肥——即厩積人和馬的糞便及其他等廢物所做成的肥料，但因人和馬的殺戮而日形減少，此種肥料的產量，也自隨之減少。

關於化學肥料，雖預計在去年底可以自給的硫氣，但增產却無法按照預定計劃進行。原有肥料工廠，因多改作軍需工廠故生產量已大爲減少，而價格則亦較前高漲。據調查，現時的肥料價格已較前增漲了百分之四十四以上。

(四) 災荒慘烈 日本農業不但遭受上列的打擊，並且還受極嚴重的天災摧殘。在一九三八年日本的蟲害與水災，幾乎遍及全國。災荒，特別是因水災而受的損失，非常鉅大，據末次巡行全國災區後在開議上所作的報告，總計，日本之關東與關西各地，因水災而死亡及失蹤者，達九百三十三人；傷者，約三千三百九十四人；田地被淹者，約四十二萬町，（一町約合中國一四、八八市畝）可見農民受災的慘重了。

當然，這還是官方所發表的報告，實際上的損失價值和受災人民的確實數目，也許較官方報告還要大些。

日本國內所發生的災荒，從表面看來，雖好像天禍，但實際上，却是由於日本政府

用全力進行侵略戰爭，無暇顧及防水防蟲等事業的必然結果。

自然，在上述種種災禍之下，日本農業危機是必然日趨於深化的。日本農業危機日趨深化，從下面幾點充分反映出來：

(一) 農產收穫量減少 在日本因耕作能力的低落和肥料生產的銳減等，遂使農產物收穫量遭受極大的影響。

在一九三八年全年，日本穀類的收穫較之一九三七年，究竟減少多少？雖然確實的數目無從知道，但據最近報紙的估計：米的產量，一九三七年為六六二八八千石，到一九三八年已減至六四七五八千石。小麥的產量，在一九三七年為九六九〇千石，到一九三八年，已減至八六二五千石了。

(二) 副業衰萎 凡熟悉日本農村情形的人都知道，日本農民大多數都經營着一種副業，以作家計之補助手段。但自侵華戰爭發動以來，連此項農民賴以補助家計的副業，也日形衰萎了。

雖然，戰後日本國內各種經濟部門，差不多全都依照戰時原則實行新體制。唯有對

於蠶絲業，因其為國際商品關係，仍舊維持原態。但據日本農林省報告，日本育蠶業的收成，一九三八年春季，白繭與黃繭的收穫量，較之一九三七年同時期，業已減少了百分之十三·七。

(三) 耕地面積縮減。在日本國農民大量被追離村，和很多田地被日政府強闖為飛機場、軍需製造廠，和其他軍事用途等，致耕地面積大形縮減。

據調查：在北海道播種的面積，一九三八年已經減少了百分之十六。同時栽種五穀（大麥和小麥等）的農場，亦減少了百分之七。依照日本報紙的統計，在一九三二年，種桑的農場有七十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五町，但到一九三七年即減至五十六萬一千另七十二町。

總之，日本軍閥對華進行的侵略戰爭，已經影響農業，使其農業經濟的危機，日趨於深化了。

三 財政

財力是戰爭的最主要動力。蔣政官會說：「戰爭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

。這就是說，如果沒有錢，戰爭是無法進行的。

但日本的財力是否能夠支持中國的長期抗戰呢？要想確知這一點，就有進而考察日本現時財政狀況之必要。

以日本的財政而論，自其國內法西斯軍閥抬頭後，即以軍事費支出為中心。因軍事支出逐年增大，其整個財政支出，遂亦因之而擴大。例如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預算不過十四億日元，但至一九三六年，即增至二十三億日元。一九三七年，其財政預算總額，更增至二十八億日元。日本政府因財政的收入與支出方面，不能成正比例的增加，以致每年都不得不依靠借貸度過。

日本政府在校華戰爭發動後，其財政預算更形膨脹。「七七」事變後，日本政府立即通過臨時軍費二十五億日元。以致一九三七年財政預算額達五十三億日元之鉅，至一九三八年，除普通預算二十八億日元外，更通過追加預算六億，「特別會計」（即戰費）四十八億五千萬日元。

一九三九年日本所成立的預算中：一般會計為四十八億四百萬圓，再加臨時軍事

費特別會計預算四十六億五百萬元，共計歲出達九十四億九百萬。而本年度據同盟社東京電訊：一九四〇——四一年日本預算概計達一百另三億六千萬。其中包括一般會計及臨時軍事特別會計兩預算。一般會計預算為五十九億元，臨時特別會計預算為四十四億六千萬。

這樣突飛猛進的鉅額戰費支出，當然不是貧困的日本財政所能勝任。

事實上，在將近三年的侵華戰爭中，日本財政的窮窘，已使它大有無力支持之勢了。

日本政府對其日益加大的鉅額財政支出，究用何種方法進行籌措呢？其唯一可能的辦法，自然只有增加租稅，發行公債，與濫發紙幣等。

租稅已近飽和點 以日本的租稅而論，自「七七」事變後，日政府已實行增稅數次，如一九三六年，日本國內租稅收入總額為九二三、三〇二、六七三日元，至一九三七年，租稅收入即增至一、七三七、三七二、五五六日元。一九三八年年度，日本人民所負擔的租稅更重，據查：在這一年的租稅增加額，已達百分之八十八。而一九三九

年日本下議院亦批准二萬萬元之增稅案。至於本年度，租稅將更形增高殆無疑義。

因租稅增漲無已，致日本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據日本政府所發表的統計，其人民的直接稅負擔，在一九三六年，每人平均為七元一角九分五，一九三七年，即增至十元九角二分二。到一九三八年，更增至十五元二角七分三。間接稅方面，一九三六年每人平均為十元五角一分，至一九三七年，即增至十一元六角二分。一九三八年，更增至十三元二角九分九。兩者合計，則每個日本人平均負擔的稅額，已達二十八元五角七分三。若再加上地方稅之每人負擔額二十二元三角二分一，則其總額已達五十元零八角九分四。（本年度當不止此）假定一家以五人計算，則每一家庭的租稅負擔額，即達二百五十四元四角七分。日本人民因戰時工、農、商業等的破產，衰萎，物價奇漲，而收入方面日益銳減的情形之下，即欲維持最低限度生活，已感困難，那裏還有餘力擔負如此巨額的租稅。所以從日本人民生活的困苦狀況來說，日本政府的租稅發行，實已達於飽和點了。

B 公債患消化不良症 日本政府增加租稅，既不足以彌補其財政方面的巨大支出，

退求其次，就只有發行公債以爲挹注了。

普通發行公債，雖有外債與內債兩種，但在日本外債發行可說已告絕望。西歐各國如英美等，固不會借債款與日本，就是法西德義亦必「愛莫能助」，因德義之窮，正和日本不相上下。更何況日本對外信用破產，過去所發行的外債，在國際債券市場上已大爲跌落。

如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底的九、十兩月中，日本所發行的英磅四厘債券，已由六五·五一磅，跌至三七·六四磅。英磅五厘債券，由八二·五六磅跌至四五·四五磅。英磅五厘半債券，亦由八七·八六磅跌至五六·二九磅。而英磅之六厘債券，更由九三·〇一磅跌至五五·三〇磅了。因此日本政府現時所能發行的，實際上只有內債一種。

以日本戰時公債的發行額而論，在一九三七年，日本政府所發行的公債數額，不過三十四萬萬元。其中屬於一般預算者約十萬萬元，屬於臨時軍事預算者，約二十四萬萬元。至一九三八年，公債的發行額，增至五十六萬萬元。其中屬於一般預算者爲十二萬萬元，屬於軍事預算者，爲四十四萬萬元。總計自「七七」事變至本年度爲止，日本政

府發行公債的數額，已達一百二十六萬萬元。此種日形增大的鉅額公債將如何消化，顯然已成爲日本一個致命的癥。

日政府發行公債，向來都是採取一種間接的募集法，即先將公債發交日本銀行，而由該行按照發行價格，墊付與該行的政府戶頭，作爲政府的存款，以備支用。另一方面，該行即將此項公債向有關之金融界兜售。日本公債之消化，除該行無法銷售時，保存之作爲資金暫時予以消化外，類皆爲大藏省存款部，各銀行，信託公司，信用合作社，工商金庫，保險公司等金融機關所消化。至於直接由國民應募者，至多也不過七八千萬元。

雖則自前年秋天以來，日政府即千方百計的企圖擴大公債的推銷，如實施臨時資金調整法，擴充日本銀行保證發行限度，獎勵儲蓄與節約運動等，但成績還是不佳。

以日政府獎勵儲蓄一項來說，大藏省在前年度發起「人民儲蓄八十萬萬元運動」，但其結果並未如願以償。去年度大藏省又籲請人民儲蓄一百萬萬元，以應付五十萬萬元的公債和四十萬萬元的工業擴展費，也告失敗。本年度據三月三日東京消息，日本國內儲

金局又發起儲金運動，規定本年度須收儲金一百十九萬萬元，顯然亦無法達到目的。因日本政府的苛捐重稅，已使其人民的生活日益惡化與困難，在物價騰貴一般薪給階級與勞動者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儲蓄已成爲不可能了。

當種種消化公債辦法，均宣告失敗後，日本政府雖曾企圖立即澈底實行總動員法第十一條，（該法規定：日本政府得以法令限制一切企業機關的紅利，強迫他們購買公債。）滿想依據該法，實行對各企業的利潤分配，金融機關的資金運籌等加以控制，並企圖運用政治權力，強迫各產業機關移其血本於購買公債。但這種「竭澤而漁」的辦法，不僅直接使國內各企業及金融機關，因資產的強制剝奪而更形衰萎，而且間接上，亦必使日本財政源泉更加瀕於涸竭之境。

四 金融

目前世界金本位雖已普遍停止，但黃金在實際上，却仍表現出它的重要機能，成爲貨幣制度的基礎和戰時的軍需資源。

日本在戰後曾採行種種搜括資金的辦法：如資金的購買，資金的獎勵等，但因其國

內藏金與產金的數量有限，致結果仍不得不動用日本銀行所有的現金準備。

一九三七年六月，存款重估之後，日本全部存款只有八億元。一九三八年六月間，又以外匯基金名義用去三億。已剩之五億存款，至一九三八年底，即作最寬之估計，恐亦必瀕於枯竭。

特別是日本向外購買大量的軍用物品均須付現，致日本的金融更加窘迫，而日匯亦呈下落之勢。雖則日本政府努力維持對英之一先令二便士的匯率。但實際上的匯價，却遠在此項比率之下。近年來日元價值繼續跌落，即足以顯示其基礎的脆弱性和其危機的一班。至去年歐戰爆發後，日元遂不得不脫離英鎊而和美元發生聯系。

實際上，因日本政府為彌補其財政恐慌而濫發紙幣，已造成通貨膨脹之嚴重現象了。

據查，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數額，在事變前的一九三六年當中，其最低發行數為十一億八千六百萬元。自侵華戰爭發動後，戰費支出異常浩大，其紙幣發行亦日趨膨脹，例如在事變的第一年中，日本紙幣的發行數量即增至十三億一千八百萬元；到一九三八年，更增至十六億七千萬元；至去年底紙幣的膨脹更趨積極，據估計日本紙幣的發行數

量約增至三十五億元左右。至於一九四〇年以來，究竟膨脹多少？因手頭缺乏該項數字，無法引證。但其數量必較前更形膨脹，却屬毫無疑義。

目前通貨膨脹的恐慌，已愈來愈嚴重！雖然日本政府尚「掩耳盜鈴」的企圖抹煞事實，否認這一事態的嚴重性，然而通貨膨脹的陰影，却已威嚇了每個日本人，使其國內許多經濟學者，都不得不吞吞吐吐，發表悲觀與警惕等論調。

一般的說來，通貨膨脹並非如何可怕的現象，如近年來英美等國爲阻壓進口貨，促進國內對外貿易的發展，就往往採取通貨膨脹政策，而實行貨幣貶值，以期挽救國內工商業之不景氣。不過日本現時的通貨膨脹，却絕不能與此相提並論，因日本通貨膨脹的性質不同，日本通貨膨脹是惡性的，是完全由於其瘋狂侵略中國所造成的。

至於日本銀行對其通貨的調整力，可說已經日益鈍化了。因爲日本銀行能否調整其通貨，是要看它自身有無強大的機能爲前提的，而日本銀行機能之強大與否，又須視其對於民間之資金借量的消長如何以爲斷。

據查，去年一月，日本銀行的貸出量爲四億五千萬元。這與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銀

行的貸出額相較，減少了三億九百萬日元；與一九三七年一月相較，減少二億八千萬日元；與一九三八年一月相較，亦減少了二億六百萬日元。

日本銀行的貸出數額雖日益減少，但其公債的所有量却日形激增，例如去年一月，日本銀行的公債所有量，就較一九三六年一月增加十一億六千五百萬元；較一九三七年一月增加十億六千五百萬元；較一九三八年一月亦增加了四億六千萬日元。本年度自然要更形增漲。這也就是日本銀行所不能不濫發紙幣的主要原因。實際上，紙幣已經脫離日本銀行的意志而增發了。

通過日本銀行的意志而增發的紙幣，倒還可以仍經過它的手收回。但與其意志沒有關係的紙幣之增發，日本銀行對之却毫無辦法。這即是它的機能鈍化和通貨調整力已經陷於廢掉的明證。

在日本銀行的通貨調整力，已陷於半身不遂的狀態，而惡性的通貨膨脹，又日形嚴重的情形之下，日本政府究用何種方案來挽救？它能夠遏止其惡性通貨膨脹之發展嗎？

雖則日本政府為遏止其惡性通貨膨脹，已採取「經濟警察制」而加強其對於物價和

物資的統制。但這種經濟警察制，是否能獲得所預期的效果呢？現在且讓他們自己來回答吧。

「政府於去年以來，施行了經濟警察制，全國用軍律阻止後方經濟界的通貨膨脹，這究竟能獲得何種效果呢？徵諸經濟警察制的先進國——德國的前轍，關於經濟方面，實行『用命令來束縛，用刑罰來鞭策』的制度，是絕無效果的，嚴格的說，警察不能老跟在每個國民的後面。而且充分予警察以關於統制經濟機構運用上的知識，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這裏我們很可以引一段德前財長罕爾佛利西關於德國經濟警察的自我批評。他說：

「……余所引為最大缺陷的，是由於過於偏重中央管理制度，竟致助長他們因欲貪得暴利而在秘密中從事買賣。這一方面使政府不易做監察工作，同時另一方面因制度太嚴厲的結果，反惹起一般人之『嘗試一下吧』的冒險心。這樣還不是愈弄愈糟嗎？用刑罰作為制止的手段根本不行，刑罰只能引起某部分人從事秘密交易的冒險工作。」這段話，是值得我們警惕的。當然，我並不想說，經濟警察是絕無用處的「長物」，但說它足以

制止通貨膨脹的根堤，這種誇大估價是絕對有害的，通貨膨脹那裏能用這些治標的方法來制止呢？要知道戰爭必會惹起通貨膨脹，又要戰爭，又要不使通貨膨脹的事態降臨，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否則那除非「停止戰爭」。——參見日本 *Economist* 雜誌。

自然在目前的情勢之下，日本帝國主義是絕對不會自動放棄其征服中國之迷夢的，因此日本的惡性通貨膨脹，將隨其侵華戰爭而日益發展，已是無法能夠遏止了。

五 貿易

貿易在日本國民經濟機構中，是佔有很重要地位的。因日本多數人的生活，都依賴着商品輸出以維持。但日本因國內經濟資源貧乏，致在原料方面，便不能不有大量的輸入。（因日本大部分的商品都是由輸入的原料，經過加工製造而成），日本爲抵補其巨額原料輸入所造成的國際貿易上差額，遂不能不努力增加輸出。於是奪取原料的產地與商品的市場，也就成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本質兩面。

一、戰前日本之貿易 中日戰前，日本的對外貿易如何？若以一九三一年的一百爲基準，則貿易輸出的增減，就可有下列數字來表明：即一九三四年是一二九·六，一九

三五年是一四五·八，一九三六年是一五五·一。出口貨中佔最大地位的是紡織品，在日本的出口貨中，居決定地位的，是美國和不列顛帝國。如以棉織品來說，英屬印度就是其最大的主顧，它的購買共計爲九千三百萬元日金，即日本棉織品全部出售量百分之十七；荷屬東印度，購買六千一百餘萬日金，約達總數百分之十一。絲及絲織品，是日金全部出口貨的六分之一，美國幾乎購買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其次是英國，德國和印度。人造絲，單英屬印度，便購買三千五百萬元日金，澳大利，荷屬，印度，約三千餘萬元日金。其他出口貨如日本罐頭食物，布，陶器，植物油，玩具，玻璃傢什，頭飾，燈泡，手筒，花紙，草帽等輸出，一九三六年，爲數共達三萬五千五百三十餘萬日金，其中美國約佔百分之三十，英國佔百分之十五，印度佔百分之六，夏威夷，菲律賓佔百分之二四·三七，中國佔百分之五·九三，荷屬東印度佔百分之五·三八，法國印度支那佔百分之二·七八。

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日本的輸出還沒有降落，它對外貿易差額的損虧，只是說明入口貨的激增。但「七七」事變後，日本對外貿易的情況，就較前大爲惡化了！

二、戰後日本之貿易。在中日戰爭的初期，雖然日本政府對於貿易的措施，已有直接管理貿易的傾向，但因其禁止輸出入，仍須經過貿易審議會的審議才得實施，故仍未脫平時的性質。其後，隨着戰局的擴大，日本對於貿易便進而於是年八月間臨時議會中，通過「輸出入品臨時處置法」，對於國外原料實行嚴格的限制了。但因其軍需物品原料輸入巨額增加，外匯益難維持，限制輸入的範圍亦形擴大，致日本政府所施行對國際貿易收支均衡，外匯價格維持等挽救辦法，均無多大效果。

據英國觀察雜誌的研究，因日本出口貨的銳減，致其所必需的軍用品輸入，亦大為減少。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經美國輸入的金屬碎片，較一九三七年的同時期低落了一大半；軍用機械的輸入，一九三八年每月當中，其數額僅達二十五萬元，而在一九三七年，每月所輸入的却達三百萬元。

因日本政府把全年收入三分之二均用於軍事工業，和平工業在原料缺乏與日本政府嚴格統制之下，生產量自然要大為減少。據查：一九三八年的上半年，出口品便減少百分之二十；人造絲的產品，較之一九三七年亦減少了百分之三十。至於一九三九年的日本

對外貿易，據本年二月日本官方所發表的統計：去年日本對外貿易增加甚鉅。其總數共達七千萬萬另六千萬日元，較之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進口部分較之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出口部分增加百分之三十六，出超總數共為八萬萬日元，較之一九三八年出超，增加七萬萬四千萬元之多。

然而，上述數字是否表現：到一九三九年日本對外貿易已經好轉了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上項數字並不能代表其對外貿易之真相，何況這些數字中，「日圓集團」——包括「滿洲國」與華北華中等淪陷區——的貿易，亦在其內呢。

我們知道：日本去年度對外貿易的基本政策，是以減少對「日圓集團」區域的輸出及增加對第三國的貿易，以期獲取外匯和貿易平衡等為原則的。但這一政策顯然是失敗了！因日本對於「日圓集團」的輸出，尤其是「滿洲國」，是更為增加了。而日本對於非「日圓集團」的第三國貿易，實際上，非但不增加反而人超了五萬萬日元。

日本去年度的貿易總額之所以激增，並非是其對外貿易的好轉，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全世界的物價昂漲。因物價飛漲的原故，以致其總值較前激增。如去年日絲的輸出數額

，從量的方面計算，尙較前年減少十萬包；但以價值計算，則反而增加百分之二十。日本輸入粗棉等情形亦復如此，總之日本雖有歐戰的機會，亦未能在商業貿易上獲得重大的利益，到目前爲止，日本對外貿易不但未曾好轉，反而有更加惡化的趨勢。

三、日本貿易惡化的基本因素 日本對外貿易在戰日趨惡化的基本因素究竟何在呢？我們認爲：第一，除日本政府要維持其日圓的匯兌率而頒行的輸入嚴厲統制，強制的使許多輸入品銳減因而影響到商品的輸出外，第二種因素，卽爲世界經濟的衰退，各國對日貨的需要低減，致間接上亦影響了日本對原料的輸入。至於日本對華戰爭，自然亦給予它的貿易以很大損害。尤其是國際方面因憤日本侵略而對日實行的「杯葛」運動，更給它對外貿易上極嚴重的打擊，因抵制日貨不但直接打擊日本的輸出，間接上亦可削減其換取外匯購買軍火及原料品的能力，而摧毀其僅存的和平工業。

特別是美日商約滿期後日美兩國已陷於無條約的狀態，日本對外貿易的危機已較前愈形嚴重！美國若進而對日實行「經濟制裁」，則必將致日本的死命。因除「日圓集團」外，日本由外國輸入的貨物，平均美貨約佔百分之四十四，特別是日本所購的軍火原

料等，美國貨更佔三分之二以上。若美國毅然與日本斷絕貿易關係，日本自無法向他處購得其所需物品，在歐戰未停前，不用說德國是沒有援助日本的可能，雖然英國似有可代替美國對日貿易的地位，但目前英國對德戰爭中正仰賴美國的助力時，亦斷不敢損傷美國情威而與日本合作。所以只要美國一旦對日實行「經濟制裁」與日本斷絕一切貿易關係，那日本對外貿易必將陷于無法超拔的絕境。

第二節 政治的危機

A 物價高漲下的日本人民生活

日本政府因國內工業破產，農業衰萎，財政窮窘，現金枯竭，貿易惡化，而侵華戰爭的開支却有增無已的情勢之下，自是日本所難能支持。日本政府於羅掘俱窮之餘，便祇有加緊壓榨其國內人民之一途。於是租稅增高了，公債被硬派了，而物價也因日用品與糧食的生產日益銳減而飛速昂漲了。日本生活資料的恐慌與物價的高昂，簡直使日本勞動階級有無法生活下去之勢。

據調查：日本的米價，自中日戰爭發生後即日漸昂貴。一九三八年平均價已達每五斗二十九日元五角四分，較一九三七年，約增百分之六十八。雖則日本政府藉權力規定米價，最高不得超過三十八元一角三分，絕對禁止再漲，但現時日本人民由米店購買之米，每石仍非出五十元左右不可。

在日本不但米價高漲，就是其他等農產物也日趨高昂。據統計：日本大麥的價格較戰前增高了百分之五十七，肉類增高了百分之四十一，而一切工業物品的增漲率亦極巨大。據東洋經濟新報揭載：關於日本全國和東京之物價指數如下：

批發物價指數	一九三九年		較一九三八年	
	十一月	十二月	騰貴率(%)	較中日戰前騰貴率(%)
全國(一九二九年一〇〇)	一六八·一	六·六	三八·〇	
東京(一九三一年一〇〇)	二〇九·六	一一·四	二五·九	
另售物價指數				
全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〇〇)	一四四·一	一一·二	三九·八	

東京（一九一四年七月一〇〇） 二三五·七 一一·一 三七·五

依據上面所引數字，日本批發物價較中日戰前已騰貴了百分之三八，另售物價較戰前亦高漲百分之三九·八；並且以上所引尚屬公定物價，而日本黑市場中的物價，比之公定物價也許還要貴一倍或二倍以上。

因一切物價均形騰貴，其國民生活費的膨脹，是當然的結果。據東洋經濟新報揭載的統計數字，日本全國工人生活費指數，若以一九三七年七月一百為基準，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全國工人生活費指數已達一二七·三；較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已騰貴百分之二·三，較之戰前已騰貴了百分之二七·三。

因戰爭促進了工商業破產和農業衰頹，及政府苛捐重稅的剝削，日本人民的收入本已銳減，現再加上物價高昂，生活費騰貴，其生活日益惡化，自是勢所必然。

據調查，日本國內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都大大地較前降低了。生活受到最嚴重打擊的，自然是一般下層人民——工農勞苦大眾，由於「和平工業」的破產。已產生了龐大的失業羣。據日本全對院的推算，和平工業的從業員失業者，約八十萬；店員及車夫失業

着，約五十萬；若再加上彼等之家族合計，失業人數無慮四百萬。而且這還正值千百萬人被徵入伍的時期呢。

日本現時的失業工人，固然是挨飢受餓的瀕於死亡線，就是那些在業的工人，亦是辛苦得要死！

因軍火製造的如瘋若狂，工人被奴役更是無比的加重了。

據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朝日新聞刊載：大坂許多工廠的工作時間，均已增至十六小時。實際上，十六七小時的工作時間，在日本現時已成爲普通的規律，而不是什麼特殊的例外了。甚至每晝夜竟有增至十九小時至二十小時的

在東京一地，有一萬五千另十二個工人，每天要做十五六小時以上的工作。而無數的童工，則必須作十三四小時的繁重勞動。因而在日本各種企業中——特別是軍需工廠中，不幸的慘劇是與日俱增愈來愈多了！

工作時間雖延長到了極限，但工資方面，却並未隨之而有所增加；相反地，日本工人的工資，一般說來，已較前大爲減少了。據調查，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七年相比，工

資已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尤其是女工低減得更多。據日本銀行正式統計：一九三八年春較一九三七年同時期，女工工資的定額，減少了百分之二三·六，實際額減少百分之三一·四。礦山人工資減少百分之四一。

不但日本工人陷於失業飢餓和過度勞動的痛苦深淵，就是農民，亦遭到無法擺脫的厄運！

實際上，日本大多數的農民，早就在苛捐重稅之下呻吟了。因日本工業化，是完全由政府以犧牲農民的代價所一手造成的。例如：一九三四年，據帝國農民協會的調查，每年有三百元收入的農民，必須繳納百分之三十五的租稅。同樣收入的商人，祇須繳納百分之十二·五，製造業者，祇須繳納百分之一·五。這個統計，明顯的表示着：日本是犧牲農業經濟來發展它的工商業。不僅如此，日本農民所遭受的高利貸剝削，亦極爲慘重！日本農民負債的不但是非常普遍，並且其貸款的總額亦極鉅大。據估計：日本農民貸款總額已達五十億至七十億。貸款之風，現時更逐漸增大，據推測在去年一年內，即增加二十五億以上。這個數字證明：每個農民要負擔兩倍以上的貸款，比起他歲入的

數。

日本農民貸款的利息大多很重，在高利貸的重利盤剝下，七厘已可說是例外。據日本官方的估計：農業債務，每年所付利息在四萬萬元以上。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的利率，是七厘至一分，百分之五十一是一分半，百分之六則超過一分半以上。日本農民實際上所付的利率，恐怕較官方的統計還要高些。

日本農民在如此繁重的捐稅與債務壓迫之下，生活自然是日益困苦，據日本政府的調查：一九三八年，僅秋田縣一地，在一萬二千個農戶中，就有二千二百二十七戶，從五月起就有斷炊之虞。此外，還有二千五百六十七戶於是年六月間他們所儲的食糧即將告罄。在山形縣的九萬九千三百七十六戶農家中，有二萬一千六百九十六戶（約佔全體百分之二十二）缺乏糧食。到秋季，糧食不足的農戶，更增至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九戶。

日本的侵華戰爭，不但使工農大眾陷入飢餓與貧困的深淵，就是城市中一般小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亦遭受了嚴重損害。一九三九年初，在東京一地即有三十萬小企業和中

等的小企業受到破產和其威脅。依據一個不很完備的證據，日本的小企業家和中等企業家，小商人和中級商人的產業，在戰時已經縮減了三分之一以上。

B 勞資衝突與反戰運動

日本人民大眾在資本案，地主與日政府肢體吸髓的剝削壓榨之下，生活日益貧困，惡化！都必然會使他們由不滿而走上鬥爭之路。

不管日本政府，怎樣施行其欺騙政策，企圖阻止工人鬥爭與農民騷動；以及日本法西斯如何運用其如簧之舌，施行武斷的愛國宣傳與煽動，妄想轉移工農大眾的鬥爭的目標，但事實證明其為徒勞無功。

最顯明的證據：就是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農民與地主的衝突，已日益的加劇！雖然在日政府嚴密的言論統制與新聞檢查之下，使外人很難了解其內部鬥爭的詳情，但從報章上不時透露出來的消息，却依然足以顯示其內部不安是在日益增長。

勞動階級的鬥爭在戰爭最初幾個月雖稍緩和，但不久即重新活躍起來，據去年二月二十四日香港電訊：在一九三八年間，日本工人的罷工次數達二千一百二十六次，

參加罷工的人數，總計約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八人。而去年一月以來，工人鬥爭更加猛烈！罷工次數已達一千另二十二次。參加罷工者，總計約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在。在這些罷工事件中，都帶有顯著的進攻性質。

因日本農村破產日益深化，農民生活困迫與日俱增，以致農村中糾紛迭起，佃農與地主間的衝突日形尖銳！

日本政府為增進農業生產和企圖緩和農民與地主間的衝突，雖組織了強迫性的勞動服務社，和其他種種會議與組合，但這種組織不但沒有獲得所預期的效果，反而使農民得借此種組織團結自身力量，為其自己的利益而奮鬥。茲摘錄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和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四月的日本農民與地主間發生鬥爭的次數如下：

年 份	月 份	衝突次數	參加人數
一九三七	十月	七六	一六六〇
	十一月	—	—
	十二月	四〇五	六〇六一

一九三八年	一月	三〇三	六〇六一
	二月	二二六	二六四六
	三月	三四一	一九六〇
	四月	二二九	一四七六

特別是當日本人民覺悟他們的生活日益惡化，完全是侵華戰爭直接所造成的惡果後，厭惡戰爭的情緒也就油然而生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家日本法西斯派的報紙就曾用以下的詞句嘆息着：

「非常可惜的是，我們的人民竟如此的厭戰！」

日本的陸相坂垣在一個軍官會議裏，也曾作過下列一段談話：

「好多的情形允許我們作這樣的結論，就是我們在事件開始時所能見到的民族愛國熱情，不但是低落了，而且漸漸地消滅了！……」

事實上，日本的人民不但是厭戰，而且已經由厭戰而進入仇恨戰爭與反對戰爭的進

途了！

雖然日本軍閥曾經千方百計的欺騙其人民，說什麼侵華戰爭勝利後，日人生活即可獲得改善，並要求其人民節衣縮食束緊褲帶來支持侵華戰爭，可是這種空頭支票，却因戰爭勝利的遙遙無期而完全失其效果。

特別是日本的工農大衆，他們的反戰行動已日趨激烈！日本工人的罷工次數日益加多，表面上雖都由於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資而起，但內裏却含着反對侵華戰爭的濃厚意味。

在日本的農村裏，農民反戰鬥爭，亦日形增長，許多農民正爲要求在家主入伍時期中，縮減或免除租稅而英勇地鬥爭着。日本關東一帶的農民，爲反對汽油代用品的原料——甘蔗的栽植（製造酒精混石油，機械化部隊用）幾乎發生了武裝暴動。

據本年度三月十二日香港電訊：『日本國內因戰事延長，資源均已告罄，其中以煤炭缺乏爲最。日政府爲挽救危機，下令於一月三十日起，全關西工廠一律停工，電業公司停止發電。當時秩序極爲紊亂，各地反戰份子乘機活動，將清津漁港，秋氏水產漁業，永井川及北湖四工廠同時全部焚毀；損失達二千萬元。山梨縣北巨摩、林及和歌山

均被反戰者焚燬，損失奇重。連日各地工廠起火焚燒，幾至無日無之，日政府焦灼萬分！真正苦籌對策……」

不僅是日本的工人農民反戰，就是一部分的工業家，中小企業者，商人，也對侵華戰爭表現出異常不滿！至於日本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大學教授，文化人等，很多早已走上了爲和平而鬥爭的道路，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日本政府對於新聞檢查，雖然極爲嚴厲，但有些報紙，雜誌，仍乘間刊佈與其政府的意志完全違反的議論和新聞。

反戰運動不但在日本國內潛滋暗長，並且已蔓延到日本的屬地和其在華的軍隊中了！

例如去年三月二十日福州電訊：「台灣因徵兵嚴厲，革命風潮愈趨澎湃。台灣督府下令戒嚴，大舉搜捕革命黨……」

高麗人民爲反抗日本的壓迫，其革命黨所進行的統一運動飛速地發展着。高麗的革命黨與統一黨，現已融合爲高麗的人民黨。而台灣則成立了「反日大同盟」。

一九三八年一月，台灣曾有七千名礦工於暴動後加入了反日的游擊隊。四月間，更有四千名台兵，因反對開赴中國作戰而中途叛變。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台灣中部，人民曾舉行盛大的示威，要求停止對華的侵略。當時駐防台灣的日本軍警，曾逮捕了無數的示威者。

據本年二月間快訊社香港電訊：在琉球羣島之那哈島，近有不安騷動之醞釀，該地之貨倉，電話總站等，聞均被焚，日方損失重大！依官方之估計，損失當在三百萬元左右。

據去年六月二十日重慶美聯社電：「華北日軍司令部，最近曾將駐北平天津等地及派赴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各處與游擊隊作戰之日軍，作全部思想測驗，一觀其對於中日戰事之態度。結果日軍表示厭戰的佔百分之三十八。其中多數士兵皆覺長此作戰下去，必將毫無所獲。故都希望早日回日本，從事和平時代之生活！」

日本軍隊因厭戰而自殺的事件，亦日漸增多，據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六日塔斯社東京電訊：今日日本各報紙，均登載駐四國地方步兵第十一師團三起自殺案件。自殺者為編

少尉及新近由中國歸來的准尉二人。據同年中央社正陽關四月十八日電：盤踞揚州之敵軍，厭戰心理甚延其熾，自殺者日有所聞，省立揚州中學內，四月十三日有日兵自殺者二十六名。據香港去年四月二十日中央社電：滬訊：日軍思鄉心切，紛紛厭戰，十八日有日軍十四名在交通大學附近自殺。

日軍不僅厭戰自殺者日益增多，且逐漸進而作反戰之行動了。如逃亡，叛變，與拒絕作戰等事件之層出不窮，即足以證明。

據報紙刊載：去年二月底，曾有日軍運糧船三艘，載日軍約一萬餘人由大連出發，駛抵塘沽口停靠時，該艦日軍均不願登岸，且將攜帶之武器加以破壞，秩序亂混不堪，雖經日軍高級長官壓制，而該日軍等皆不聽命令，自由行動，並齊呼反戰口號。迨後附近日艦聞訊趕到彈壓，始將該艦日軍暨視壓返本國。……」

據去年香港三月二日電：日本第一百二十一師團州內旅團的一個大隊，在二月十八日上午八時由日本開到吳淞登岸時，即全都譁變。

去年香港三月八日電：最近日本駐滬軍事法庭，審問第一〇二師團軍官加藤，中野

及士兵五百餘名，據聞皆因反戰。

去年四月十七日中央社香港電：本月上旬，濟南敵兵八名因反戰，由長青縣押解濟南，於九日在安泰義地活埋。

本年三月一日英德電訊：「各地日軍反戰愈趨積極！廣州日軍福山部隊，於二月八日，竟不聽命令自行移動，盤踞前燕塘軍校。日軍傷兵醫院爲日軍反戰同盟秘密機關，被日軍憲兵破壞，搜出反戰宣傳品甚多，捕獲反戰首領三名，當場槍斃。該院日軍全體傷兵因此絕食，日軍官安藤，無法措置，日軍東京大本營聞訊乃急於二月十六日派秩父宮飛抵廣州撫慰，仍無效果。現事態益趨擴大。南甯，瓊島，汕頭等地日軍，亦陸續反戰甚烈，秩父宮亦飛往觀察，但均無法處理。……」

社會進化史綱	社會學教程	自然辯證法	史的唯物論新讀本
著民切鄧	著倫伯王	著斯赫恩	著 Horchardt
元 二	角五元一	角五元二	半 角 四
<p>本書是最新社會學家的立憲來研究社會的理論，將社會史的發展，加以科學的分析，將每個階段的特質及其形態作明白的說明。著者是一位社會學專家，兩本書是極其高深的作品。</p>	<p>社會學是從人類組織社會，明白社會的構成，進而研究社會的一項科學。本書是用最淺白的筆法，舉平常的例子來解釋的著，它既可當學校教本，尤可作大眾的讀本。</p>	<p>這是恩格斯最重要而具有永久價值的名著，我們若把內容一讀，是絕對不可動的，因為在本書中包含的內容，實太豐富豐富了。唯幾乎其中了作者一生的思想科學的精華。</p>	<p>凡是有思想的人，常常聽到「史的唯物論」這句話。不錯，這是「史的唯物論」一語最要的一句話。這句新語，我們應該讀讀，並且利用它，作為進修的工具。</p>

第三章 日本政府應付危局的基本政策

第一節 對內方面

A 實施總動員法

日本帝國主義在國內人民對侵華戰爭日益不滿，厭戰與反戰運動日形蓬勃，而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又日趨於深刻化的情勢之下，它究竟用何種方策來作最後掙扎呢？

日本政府作最後掙扎之第一個辦法，就是實施總動員法。

大家知道，日本的「國家總動員法」係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公佈。依照該法所載，凡日本國內及其屬地的一切物資，都在政府統制之列。而一切個人或公司的事業，不僅經營上要受政府限制，即其財產亦隨時都有被政府使用或佔用的危機。

總動員法，雖賦予日本軍閥以統制，運用人力物力的威權，但因其顧慮着操之過急，行之太猛有引起財閥和人民極大反抗之可能，故不得不採取漸進方法，如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雖已頒布施行的勅令，但總動員法的部分實施，却延至該年七月

之後才開始。

然而，現在日本政府，已不能不亟亟將總動員法全部付之實施了，如日本政府對於貿易方面之振興問題，生產增加與分配問題，消費的統制和匯兌市場的維持問題，以及一般物資的節約和實行廢物的充分利用諸問題，均早有具體的決定。在消費節約和物資統制的名義之下，日本政府對一般國民使用鋼、鐵、等金屬類，棉花、羊毛、紙、麻、木材、重油、揮發油、樹膠、工業鹽、及石炭酸等主要三十二種物資，不但均加以嚴格的限制，即對國內所有一切金屬物亦無不竭力搜括和尋求代用品。

舉幾個例子來說：如去年度，日本企劃院便召集各省委員成立一個「鐵特別收回委員會」，並議決十五種鐵製物品，應以代用品代替之，而將鐵器全部收回。據查，現時日本已把國內所有鐵器——鐵電桿、廣告燈、鐵櫃、鐵郵筒、公園鐵椅、鐵火爐，甚至家常用具，凡為鐵製者，均搜羅一空，來填塞其無底砲口。

日本政府因其物資缺乏愈益嚴重，乃不得不模仿希特勒的把戲實行製造代用品。如日本因皮革的缺乏，近已發明鱈魚皮為牛皮代用品，而蛇皮與蝦蟆皮，亦均收為國有。

因日本政府發動其人民奉獻蛇與蝦蟇而給予稍許代價，致使日本全國的毒蛇與類蝦蟇大遭其殃。

日本政府因農業破產與糧食不足，除公佈將實行「口糧制」而外，並設立一個「飲食衛生局」企圖用美國儀器而發明它的食物單。利用這些儀器的幫助，該衛生局裏的大教授們已經肯定：食物的消費可以減少四分之一。即一個人每日食物單位，可無須二、四〇〇〇，只要一、八〇〇〇就夠了。

日本政府因過去所有的存金已經枯竭，為應付目前急需起見，已決定實行全國「黃金總動員」，日本大藏省，早已頒佈下列命令，如「凡具有黃金製成之下列各物件，均須將確實之數量呈報。」其所指各物，除金條、金幣、金戒、錶殼等金製品而外，凡與「金」字有關之各種器物，幾無不包羅。據另一記載，自去年四月以來，每個日本人已不許有一件金質或金色東西帶在身邊。即使帶了幾十年一副金邊眼鏡，亦須卸掉玻璃片獻給政府。已裝的金牙齒，雖不致馬上強迫其拔下，但以後想裝，大概是絕不可能了。而死人的金牙齒，據說却非卸下不可。

日本政府在實行總動員法之下，無微不至的搜括其國內人民的結果，不但是「杯水車薪」仍然無濟於事，反而更激發了人民普遍的反感，使其國內反戰運動更形活躍與開展。

B 施行恐怖的高壓政策

日本政府和法西軍閥，對其人民的改善生活鬥爭與反戰運動的唯一對策，即實行野蠻的壓迫，和殘暴的拘捕與屠殺。據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曾有一千三百個教授，作家，及勞工領袖，因宣傳反戰思想而被拘。一九三八年八月上半月，曾有一萬零八百個商人和企業家，因不滿總動員法的實施而被逮。在過去一年中，東京一地曾有十九家報紙被禁。而日本警察時常挨戶搜查短波無線電收音機，並將所有人加以拘捕。

據另一估計：在過去三年中，日本國內人民因反戰等鬥爭而被拘捕的總數，已達三十萬人；在高麗因反戰而被捕者，已逾十萬人；台灣反戰份子被捕者，亦達三萬人。

日本法西軍閥對其人民，雖施恐怖手段與血腥的鎮壓，但這是絕對不足以止息日本之反戰烽火，相反的，日本人民在共產黨和各種反戰團體的領導之下，反更形

活躍！

日本的共產黨和各種反戰團體雖處於警察暴壓和嚴密監視之下，他們仍能作秘密的地下活動與宣傳。據報載：日本共產黨及各反戰團體在日本政府嚴厲檢查出版物的極端艱難的條件下，依舊照常印行百數十種報紙、雜誌、小冊子，用以宣傳，煽動，組織和領導日益開展的人民反戰運動。

日本「反戰大同盟」在侵華之軍隊中，亦到處活躍，普遍地建立其反戰核心——小組。雖則反戰行爲一經發現即有立被處決的危險，但許多日本兵士，仍欣然投入此種反戰小組。

第二節 對華方面

A 政治的陰謀

(一) 誘和的詭計 日本帝國主義因其速戰速決的戰略破產，物質與軍力方面的損失異常浩大，國內經濟政治的危機日益嚴重，侵華戰爭已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沼，爲企圖獲

一喘息的機會以便再進行一鼓而滅亡中國的新進攻，於是遂施展其政治陰謀，想用誘和的詭計來瓦解中國抗戰了。

自然，在此種情勢之下，除喪心病狂認賊作父的汪派黨徒，發表荒謬絕倫的和平謬論，響應日本帝國主義的誘和詭計而外，誰也知道無論如何中國應該堅持抗戰到底，而絕不可中途與侵略者言和，以自蹈於滅亡之境。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未曾崩潰，其侵略軍隊未被逐出中國領土之前，真正的和平，是絕對談不到。在上面的緒論裏，我們已經說過，併吞中國獨霸東亞爲日本帝國主義固定不移的一貫傳統政策，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道路，完全以中國爲對象；而新中國的發展道路，在今天就不能不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擺脫殖民地化的命運。目前堅持抗戰，正是我們摧毀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奠定新中國建設基礎的最先決前提，因中日戰爭已成爲不是中國摧毀日本的侵略，擺脫殖民地化的命運，就是日本滅亡中國的「你死我活」的情勢了。中國只有堅持抗戰直到獲得最後勝利爲止的一條路。若在目前依照汪精衛的主張，貿然與敵人講和，則不但榮譽的和平求不到，就是屈辱的和平也不可待。有之，其唯滅亡的和平與奴隸的和平

而已。」

日本帝國主義誘和的詭計，雖有汪精衛等做其應聲虫，但終因全中國人民皆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持抗戰到底而破產！

(二)在侵佔區實行「懷柔政策」日本帝國主義，因在侵佔區進行瘋狂燒殺與劫掠的軍事「掃蕩」政策，不但未能肅清游擊隊，鞏固侵佔區，其野蠻殘暴的行爲未能囑服中國人民，結果反而更激起侵佔區廣大農民之反抗浪潮，使担負「變敵人後方爲前線」的八路軍及新四軍等的工作，更加順利的開展！

日本帝國主義在其殘暴的燒殺，淫掠，所激起的千百萬農民一致奮起參加游擊隊，實行武裝反抗之後，它纔深深地覺悟到：只一味運用武力實行蠻幹終非得計，於是它遂在軍事「掃蕩」之外，企圖運用政治欺騙與麻醉的技倆，積極施行其所謂「懷柔政策」了。

關於「懷柔政策」日本興亞院總務長柳川就曾在衆議院發表如下一段言論，他說：

「爲使內心倔強而富於忍耐力的中國人，能馴順的接受日本的「正確思想」，單靠

武力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具體地使他們日常生活感到有所變化，有所改善，才能對我們起一種好感，這就是我們統治華人的根本方針。」

「根據這個方針，第一，對於中國工人和農民的「懷柔政策」，是需要通過「新政權」的協力才能實現。將來應以最「公平」最「仁愛」的方法「啓蒙」他們，同時對於只他們的勞動給予應得的酬勞，使其生活安定。農民在現狀態之下，好像是一種避難民，要使他們在所住地方從事耕種，就能使他們解決食的問題，而且我們亦只有從使他們解決最低限度食的問題做起……」

「第二，我們應在佔領區內從事醫療工作，因為每一個病者，如果我們能將他的疾病治好，那病者一定非常的感激，所以為收攬人心計，從此道入手最好。」

關於「懷柔政策」的執行者——「宣撫班」，在佔領區的活動情形，日本前陸相坂垣亦曾在衆議院作過下面一段供述：

「宣撫班人數，華北有一千二百名，華中有八百名，在國內新募集的千餘名宣撫員，正在出發中。」

「工作的內容，依地域，時期而不同，主要的是勸誘避難民衆回家，回店，回業；宣傳帝國的「好處」？！建立治安維持會，設置鐵道援護隊，勸誘華人歸順，及對偽政權的「理解」，供給農民種子，開設市場，改良農產物搬運法，開設學校，對貧民施米施療等工作。」

目前日本帝國主義，在侵佔區，雖積極運用「懷柔政策」向中國人民實行麻醉，欺騙：如收買一些落後動搖的無恥之徒，組織什麼「反共青年團」，「防共自衛團」，「皇道會」，「大民會」，與「維持會」等，在京滬京蕪路一帶，據說：日軍當將從中國人倉庫裏搶去的米穀等物分給窮苦的當地人民。有時向人民購買東西時，故意多給價錢，或將白糖、日布及藥品之類，分送給當地人民，以達其攏絡人心之目的，但這種政治陰謀大部分却是不會成功的。因為這一點點的小恩小惠，實難遮掩其軍隊和大批浪人燒殺淫掠的野蠻獸行與兇狠面目。

B 經濟的陰謀

日本對於中國的進攻，不僅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即經濟方面亦有極兇猛的侵略。日

本對中國的經濟進攻，一般說來，大體可分爲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以其強大的海軍力量封鎖中國沿海各口岸，企圖迫使中國貨棄於地和無法獲取國外物質上的應援；另一方面，則運用飛機大炮等銳利武器，肆意轟炸中國各大都市，摧殘中國民族工商業，希圖以此種毀滅戰術來破壞中國抗戰的經濟基礎，使中國無力繼續進行軍事抵抗。

但日本在第一階段的經濟進攻策略，顯然是完全失敗了。第一、日本雖能憑藉着海軍的優勢，對中國沿海各口岸實行封鎖，但因中國邊境線異常廣闊，當沿海國際交通線爲其封鎖之後，中國即迅速在西南西北擴展與開闢了爲日本所無法封鎖的新國際道路，使日本的封鎖計劃完全失敗。

第二、日本雖以飛機大炮破壞了沿海諸省的中國民族工商業，但因中國是個地大物博的農業國，經濟重心在農村而不在于城市，致使日本的破壞手段，無從達其目的。更何況日本所破壞的，不過是一部分搬不動的機器和廠房，很多重要工廠的生產財具，均已在軍事掩護下，遷至內地安全區域繼續進行其生產，目前在內地蓬勃發展着的民族

新工業，就足確證日本在第一個階段的經濟破壞陰謀之徒勞無功。

日本第一階段的經濟進攻陰謀雖已失敗，但它決不會因此而罷休的。特別是在其軍事上「速戰速決」的戰略失敗，一切政治上的誘和詭計都完全落空，中日戰爭已變為長期戰之後，它在第二階段中所取的經濟進攻，是更加狠毒與無恥了！

在第二階段中，日本對中國經濟進攻，可分為如下兩點：

(一) 破壞中國法幣

日本爲什麼要破壞中國法幣？關於這個問題，不外是，法幣樹立了中國戰時經濟與金融的基礎。在抗戰中，它起着極偉大的作用。

馬寅初先生在其「法幣法價打破之危險」一文中曾經說

「無論爲金融財政，國內外貿易，或一般的經濟建設，皆不能離開法幣而可有爲。

倘法幣法定匯率一旦打破，各方均將受嚴重之打擊，前途危險不堪言狀！」。(見財

政評論一卷二期)

法幣法價一旦打破即會發生如此危險，那末，假若法幣的價值爲日本所破壞，其所

發生的嚴重後果，當然不言而喻的。簡略的說，這會減弱了對外軍需的購買力，直接影響到抗戰力量，其次間接上，亦將因法幣的信用動搖，而影響人心。所以日本對法幣才千方百計，毫無休止的進行其破壞陰謀，夢想着能從法幣的破壞上來達其摧毀中國長期抗戰之經濟基礎。

日本採取一些什麼方法來破壞中國法幣？概括的說來，約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侵佔區內強迫中國人民使用其一錢不值的軍用票；企圖以大量的軍用票之行使，來搗亂中國金融而破壞法幣。

第二、在華北華中的侵佔區內，組織偽「聯合準備銀行」與「華興銀行」，發行千百萬不兌現的偽鈔，用以套取法幣，購買外匯，妄想以此種方式來減弱法幣準備基金而動搖法幣的基礎。

第三、即為日本對於中國民間存銀的搜括，銀行股票和政府公債之收買，企圖用此種方式來打擊中國法幣。

第四、為日本在偽「聯合準備銀行」成立後，即以「聯銀」偽幣為中心，企圖驅逐

法幣。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偽臨時政府會發佈命令，禁止南方地名或未印地名的法幣在華北流通，後來又減低法幣與「聯銀」偽幣的交換比率，如法幣一元只准換偽幣九角，其後，又將法幣之交換率，降低為六角等。至去年三月十一日更宣佈禁用法幣，企圖用武力來破壞法幣。

從以上所列舉的幾點看來，日本破壞法幣的陰謀詭計，雖然各式各樣，似乎層出不窮，愈來愈卑劣無恥！然而到現在為止，日本破壞法幣的工作，究竟獲得一些什麼效果呢？

實際上，日本對於中國法幣之破壞，可說並未曾得着它所預期的效果。

例如以日本用武力強迫佔區內中國人民使用偽幣和軍用票而論，中國人民因迫於日本的淫威，雖不得不暫時收用，但因此項偽鈔均係強迫使用，完全沒有絲毫之信用與價值，中國人隨得隨出，致偽鈔充塞於日軍控制區的市面，而法幣却為民衆所珍藏，不肯輕易放出。

而且日偽鈔在佔區內的行使，也僅限於日軍武力所能直接控制之城市，城市以外，

如英法美等國有同的印市中，日偽鈔依然無法自由流通。

其實日偽鈔不但中國人民與外面，除不得已時不肯輕易使用，就連發行這些鈔票的自己商人，在交易時也不肯當作有價的貨幣接受，日本自己的商民對於在華的日偽鈔已存不信任心理，至於其他國家的人民，當更可想而知。

其次，如以日本之紙幣價值，禁用法幣，並企圖以偽幣代替法幣等而論，亦未獲得任何效果。譬如：天津租界，法幣價格高於偽幣之價格，以偽幣掉換法幣，每千元仍須伸水十五元至二十五元。

日本遂早就對華北法幣施以限制並頒佈禁止法幣流通之皇皇禁令，但實際上，此種限制與禁令均毫無效果。因法幣除在若干大城鎮及鐵路一帶日軍所能直接控制的區域外，依然照常行使。

日本被這法幣之種種陰謀完全失敗，她企圖以偽鈔替代法幣的詭計之毫無效果，就是本國的「支那通」木村和大野也不得不作如下公開之承認：

「要由此項換法幣，決無效力，認為這種政策有成功可能的，只有不認識法幣的

人，才敢樂觀。

「如果日本對中國法幣，不採取新的破壞法，必定徒勞無功，反陷日元於不利的地位。」

事實上，日本之在華濫發鈔票，業已使日元在對外匯價上跌落了。

日本在長時期中，運用種種手段以破壞法幣，爲什麼均告失敗，而總不能達其目的？其原因約有以下幾點：

(一) 法幣信用基礎堅強 中國目前所行使的法幣，不是以個別銀行信用爲基礎的貨幣，而是以國家信用爲基礎的法幣。因其信用建築在強固的政府信用基礎上面，它具有貿易通貨和國際通貨的機能，所以它的對內對外信用，都極爲堅強。然而反觀偽幣呢？雖然日方在其最初成立偽「聯合準備銀行」時，擬攫取滯存於華北的白銀六千萬元作爲偽幣購買外匯之準備金，可是結果因此項白銀均存於天津租界各銀行，以致日本此種企圖無法達到目的。

發行鈔票是不能不有準備金的，而華北「聯銀」所發行的偽幣，在名義上雖是以日本

借款一萬萬元爲發行準備，但實際上却是一個空頭的騙局。日本自身尙成告貸無門，何奈如此鉅款貸與僞「聯銀」？豈則僞幣用日元及東北之「滿券」加以支持，但就以日元的本身而論，其信用尙需別人爲其擔壓，怎能說得上去支持別人？

因僞幣在對外方面既不能買賣外匯，對內又不能兌現，自然決無信用可言。僞幣的信用和價值既與法幣如此懸殊，日本欲以僞幣來破壞並代替法幣，實等於癡人說夢！

(二)法幣爲中外人所支持擁護 我們知道法幣不但爲國內人民所擁護，而且也爲英美等友邦——特別是英國所支持。英國之盡力支持中國的法幣匯價，是爲英國在華的商業與投資數額極大，英國要發展商業，首先需要中國人有購買力。假若中國法幣受打擊，則中國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必因之而減低。這對於英國，是很不利的。而且法幣受打擊，英國之在華投資，亦必遭受損害。英國人爲維護其自己的利益，亦不能不對中國法幣加以支持。況除此而外，英國尙負有「國聯」決議案上應當援助中國之義務。

在國內方面，可說，凡具有愛國心與民族意識的人，無不熱烈地擁護和支持法幣，因法幣的準備金充足，——據查，法幣的現金準備，中中交農等行，現時仍在百分之五

十以上——與信用卓著，當然，中外人士是絕不會捨棄信用堅強的法幣而去信用那毫無準備金等於廢紙的偽幣，這是日本破壞法幣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三)政府措施得宜 中國法幣在日本千方百計的破壞之下，至今仍然信用堅強毫無所損，除上述兩個重要原因外，無疑的，政府方面對於日本的破壞技術，能夠敏捷施行正確對策，亦為法幣價值穩定之重要因素。

例如：政府方面對於日本在侵佔區以槍刺威迫中國人民使用軍用票和偽幣，企圖借此種手段，奪取法幣購買外匯，增強其侵略力量，削弱中國外匯基金，動搖法幣基礎，並攫取侵佔區內各種農產物，轉運歐美，企圖換取英美各國外匯的時候，政府就立刻實行外匯統制政策，頒佈限制法幣流入日本侵佔區和取締日偽鈔行使等法令。因政府方面對於購買外匯者施以限制，如中央銀行對於每週百餘萬的外匯請求，僅核准三萬磅左右；在武漢失陷後，外匯核准之數額，更減至一萬磅。而財部為防止法幣巨量流入侵佔區，所規定之辦法，有：由內地匯至上海之款，一律以匯劃票支付給。由上海以匯劃票匯達內地之款，均以法幣十足付給。此外並限制攜帶法幣至上海，其辦法為：凡經

各開往上海之船，所携法幣，以五百元爲限，其餘數目均須妥具保證，俟到達上海，卽全數移存於上海中央銀行，作活期存款。而國內公債之還本付息，亦改由重慶十足存款，上海則分六期償付。凡此種種辦法，遂使日本的企圖，不得不歸於失敗。

同時，政府方面爲杜絕僞估區內土產物資敵，和日僞鈔票之汎濫，而頒發的取締令，如一切足以資敵的物產，均禁止出口，和凡爲日僞銀行之鈔票，及其他性質相同的鈔票，無論在任何地方，一律禁止行使，收受；凡爲日僞方面收據，轉運，或行使僞鈔的，以及利用法幣金銀，或匯兌方式，換取僞鈔而營利者，均依「懲治漢奸條例」論罪等罪足以鞏固法幣之基礎信用，而使日本的破壞陰謀無法得售。

(四)法幣法價之堅持 大家知道，當中國實行外匯統制政策後，在上海等租界區域內，就產生外匯的黑市。在黑市場中，法幣的價值亦由十四便士半降低至四便士左右，法幣在黑市場中的價值遂被貶低，但政府方面對於所核準的外匯，仍然不顧一切的堅持着一先令二便士半的匯率。因政府方面不因黑市場的法幣法價跌落而貶低幣值，始終堅守法幣之法價，致法幣在國內外的信用，越發堅強。法幣法價之始終堅持，亦可說是日

本破壞陰謀無法得逞之重要原因。

雖然從以上論述看來，日本想了許多破壞法幣的方法，結果均枉費心機，而法幣之內外信用依然堅強，但不論法幣之基礎如何穩定，而處心積慮非破壞法幣不休的日本，今後決不會停止其對法幣之破壞活動的。

不過，目前因日本資金日形枯竭，它絕無力量在強佔區製造準備較法幣更強，信用比法幣更好之偽幣來和法幣競爭，是極其明顯的。現時日元因其準備金不足，尙朝不保夕，那裏還能夠談到其他。日本經濟策士們，絞盡腦汁所思索出的計謀，不僅表現出他們的愚蠢，並且也適足以反映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技窮力拙，盲闕和亂撞而已。

(二) 對侵佔區實行物資掠奪

去年三月九日，日前陸相坂垣在國會與民政黨議員提康次郎關於在華日軍的給養問題，曾有如下一段問答：

提氏：「爲了便於長期駐兵，一切給養應就地取給，陸相以爲如何？」

坂垣：「關於物資就地自給自足政策，不至成爲問題。」

提氏：「從就地取給這一原則出發，第一、應在中國創設重工業，以造成供給武器之來源。第二、應擴充糧食生產；第三、應增產棉花，羊毛以造成被服自給可能性。對這三點應相意見怎樣？」

坂垣：「關於羊毛、棉花，正在計劃中。糧食亦盡可能擴大生產，以期能就地取給。至於重工業，亦在計劃中，但是否要達到製造兵器地步，現時尚不可知。不過在滿洲現在已經實現了。」

提氏：「駐兵費一部分，本席亦認為應由「中國」方面負擔，這點陸相以為何如？」
坂垣：「駐兵費應由「中國」方面負擔，這是「應毋庸議」的當然事。」

從以上所引這段問答中，顯然寫出，侵略者是如何夢想不化本錢，實行對侵略區的物資掠奪以供應其在華之侵略戰爭。

實際上，日本想將其侵華戰費，完全轉嫁於中國人民身上，早已成爲他們固定不移的決行了。

然而，日本怎樣來達成其「就地取給」的目的呢？方式自然不外兩種：即（一）在侵

佔區實行經濟掠奪；(二)在佔區進行資源的開發。

自一九三八年以來，日本爲達到上述目的，曾擬定了範圍異常廣大的物資掠奪計劃。例如：在華北，因有極豐富的礦藏可資開發，日本便以此爲目標，而設立了「華北開發會社」。在華中，因一切事業過去均已具有規模，無須重新創造。於是日本便以恢復爲砲火所毀的舊有事業爲中心，而創設「華中振興會社」。日本爲巧妙進行游擊區的物資掠奪，它不但強迫華人行使其一錢不值的軍用票，並且組織銀行，發行大量偽幣，作爲就地徵發物品的手段。

關於日本在佔區經濟掠奪的具體計劃如下：

一、華北開發會社 大家知道：「華北開發會社」係前年十一月七日設立，它是日本對華北進行物資侵略的總機關。在它底下，尙有如下幾個小會社：

A. 華北電氣會社 該會社係前年年底成立，資本額預定爲一億元。其目的在獨佔華北區內電氣事業之經營，如各市鎮的電氣設備，各種電氣機械與器具的販賣及租賃等。該會社並擬於今後五年內，使華北發電力增至十萬基羅。

B. 華北礦業會社 這個會社的主要侵略目標有二，即（一）鐵礦，在該會社的計劃中，以龍煙鐵礦為其開採的中心，其次即為經營石炭山煉鐵廠，並計劃將製鐵能力盡量擴充，俟於今後五年內，能採取礦石三百萬公噸，銑鐵八十萬公噸，鋼材四十萬公噸。（二）為煤礦，該會社為滿足其製造所需要的煤，除企圖恢復華北原有煤礦生產外，更擬大規模經營大同、中興、六河溝、瀋川、坊子、井陘六大煤礦。並計劃於五年後，將生產力增至三千萬公噸。對於提煉煤油方面，亦擬於今後五年中完成年產一百萬公噸之重慶。

C. 華北電信電話會社 這個會社的資本額，預定為三千五百萬元。其主要任務為經營華北有線與無線的電話電報及海底電線，並計劃以北平天津為中心之國內線，和由北平、天津至東北，由北平至蒙疆等線，近更擬擴增線路，完成「日支滿」的電線網，貫徹其「通信政策」。

D. 華北交通會社 該會社之資本預定額為三億元。企圖統制和經營華北水陸交通及其他附屬事業。如鐵路方面，該會社對於「京漢」、「津浦」、「正太」、「同蒲」、

「京回」、「京山」、等鐵路的整理與修復，對天津、青島、芝罘、威海衛、龍口等港灣之進行改造、擴大。企圖將華北與東北四省的交通聯成一氣，以便利其本國對華之物資掠奪等。

E. 華北產金會社 該會社資本約一百餘萬元，其主要任務為開掘河北省遵化附近一帶之金礦及其附屬事業。

F. 華北棉花會社 這個會社的資本額預定三百萬元，其主要經營目標為：(一)倉庫業，(二)軋棉與打包廠的設立與經營，(三)混棉工廠之經營，(四)農耕用品之販賣及上述各項附屬事業之經營。該會社並擬於今後三年內，將華北的棉產增至「事變」前三倍，即年產五百萬担。

G. 華北鹽業會社 該會社的資本總額預定為三千五百萬元。擬將華北兩處鹽區——即塘沽之長蘆鹽及以膠州灣為中心的山東鹽區恢復原有生產。計劃今後五年中，將生產力增至二百萬公噸。——(以上參見日本中外商業新報與國際經濟週報)。

二、華中振興會社 這個會社是日本在華中進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該會社自成立

後，即圖謀恢復和振興上海南京漢口及揚子江流域一帶各項事業。爲便於進行掠奪，該會社亦組織有下列各附屬會社：

A. 華中鐵礦會社 該社資本總額預定爲一千萬元。以經營安徽、江蘇兩省鐵礦爲目標。其計劃爲先行調查各地礦產，然後開掘大凹山與南山所產鐵礦石，供給日本「鋼管會社」及「鶴見製鐵會社」。同時並計劃開採南京與蕪湖間，太平與銅零間之桃冲鐵礦區。並擬五年後，能增至年產五百萬噸之產量。

B. 華中水電會社 這個會社資本預定額爲一千五百萬元以獨佔和經營上海、南京、蘇州、無錫、杭州等處之水電事業爲目的。據傳：參加該會社者，已有南市、閘北、浦東、南翔、真茹、大場等電氣公司，及其他兩個自來水公司；企圖恢復舊觀。並望將來能推及於侵佔區全部。對於南京、蘇州、無錫、杭州等處之水電公司，該會社亦擬採收買方法加以吸收。

C. 上海內河輪船會社 該會社資本預定額爲二百萬元。企圖以上海爲中心，經營七大內河航線及黃浦江上游一帶水運事業。該會社共有輪船二十六艘，借自軍隊的十一艘

租來的約七十五艘，往來行駛於上海和內地之間。

D. 華中電氣通信會社 該會社之資本總額預定有一千五百萬元。凡華中區內電信事業如：上海、蘇州、南京、杭州等都市中，一切有線及無線電報電話等，均歸其經營。並恢復與擴張對歐美南洋各方面的無線電報，華北海底電報，以及電氣通信等附屬事業。

E. 上海恆產會社 這個會社的資本預定額為二千萬元。以復興建設上海的南市、閘北等為任務。此外，並擬經營上海之道路，港灣和其他都市建設事業。

F. 華中都市公共汽車會社 該社的資本額預定三百萬元；以恢復過去各線汽車行駛及南京、上海等地公共汽車事業為目的。

G. 華中鐵道會社 該會社以上海為中心，經營與恢復「京滬」、「蘇嘉」、「滬杭甬」等江南四大鐵道運輸為目標。

H. 華中蠶絲株式會社 該會社的預定資本約八百萬元。以經營機器蠶絲，各種製造及分配，絲繭加工，土絲買賣及與上項有關之事業為目標。該會社為壟斷杭州、蘇州、

無錫、湖州等地的領縣，近年更擬恢復總商會十二法，各設一萬一千，出資行六百萬元，設備行三百餘所等侵略計劃。（參見同上）

日本不但對華北華中的侵略區，有上述等經濟掠奪的組織和計劃，即對於華南方面亦然。據日本讀賣新聞載稱，日本對華南以廣州為中心的經濟掠奪，不僅另起爐灶，現已決定使「台灣拓殖會社」擔負此項侵略的新任務。該會社資本已增至一億三千萬元，廣東等地的製糖業，遂傳已為其統制。

日本對侵略區的經濟掠奪計劃，從上述各方面看來，雖是至為驚人！但實際上，却並沒有獲得多大效果。

第三節 對在華第三國方面

一 在華侵略區施行排外政策

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和其蓄意排除第三國在華權益的野心，是誰都知道的。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在其飛機大炮不分皂白的野蠻轟炸之下，不但英美等第三國在

華的一切投資與財產，遭受巨大的損害！即它們數十年所惨淡經營的商業，也因日僞積極推行排外政策，而日益陷於整個崩潰的厄運！

雖然，日本在口頭上，也會不止一次對外聲明：將絕對尊重外人在華的權益及商業貿易。可是將近三年的事實所顯示的，却正恰相反。在日本軍力所到達的地方，英美等國的權益與商業活動，可說是很少有繼續存在與發展的機會。日本爲徹底排除英美等國在其侵佔區內的權益，現在是更加積極地策動與利用傀儡們，採取各種排外之措施了。

日僞在侵佔區內究竟採取那些手段以排除英美等國之在華權益呢？大概說來，其最主要者約有以下三點：

A. 封鎖交通線斷水陸貨運 自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相繼淪陷之後，中國之重要陸路交通線和長江、珠江兩大水道就一直爲日軍所盤據和封鎖着。

日本壟斷長江、珠江及內河一切航線的貨運，已憑藉其政治和武力而次第實現。

日本除將長江上游的貨運全部獨佔，拒絕外商營業外，更對長江下游的航運實施統

制，俾使沿江航運歸其掌握。如日僑所規定除海門之青龍港、南通之天生港、如皋之新
生港、張黃港、靖江之新港、泰興之天星橋、徐岸、揚州之靈家橋等八港口，准許開放
外，其餘各港均藉口軍事關係，而一律加以封鎖，對於開放之上述八港口，日清公司却
加派輪船行使，與外商競爭，企圖徹底排除外人在內河之航業。

據報載：長江下游的江南線（上海至江陰段）和江北線（上海至青龍港）各口岸之
航運，經日方積極規劃，其統制企圖已逐漸實現。沿江各口如：瀏河、楊林、七丫、白
茆、許浦、常陰沙、羅山、碾砣港、張月港均已由日清公司於上黃起，加派船隻行駛，
並開始搭客裝貨。因該公司有日僑之協助，致外商輪船均無法和其競爭。

舉例來說：譬如客貨報裝於日輪者，其搬出證可隨時簽發，沿途亦沒有任何檢查與
留難。但外商輪船則相反，彼等於航行中，種種方面無不遭受日僑之百般阻撓與留難。
以江北線之青龍港而論，自日軍駐防該港後，因其對於外輪任意阻難，遂使外商各輪均
不得放棄該港之貨運，而日清公司乃得以全部獨佔。

日本為徹底排除外商在其佔區的航業，因至於日清輪船在各線不敷分配，更將

京滬等線之火車的貨運費，加以降低，俾使內地各項貨物不致運往沿江裝輪，而可改裝火車。在日偽積極施行壟斷政策與種種阻撓之下，外商輪船的營業，已日形清淡，自去年五月中旬起，行駛沿江各口之外輪，每班幾至無貨可裝。

過去內河方面，平時所行駛的船隻，本有一百四十餘艘，其後行駛者，竟僅達二十艘，餘均為日方所奪，由此足見外商（特別是英商）航業損失的重大了。

B. 攫奪企業與壟斷市場 日本不但對中國沿海各口岸和侵佔區的長江珠江各條交通線，實行封鎖，水陸航運企圖全部獨佔，就是對於侵佔區內各種重要企業，與原料，市場，無一不積極企圖整個的統制。而華北的國際市場，自平津淪陷後，就為日本所壟斷，至於華中與華南亦沒有例外。

以華中來說，長江流域，本為英美等國商品的集散地，但自長江為日軍封鎖後，已使英美等國很難再進行其商業活動。在華南方面，自日本攻陷廣州，封鎖珠江，切斷香港與華南中間的聯絡線，亦使英美等國無法進行其商業和貿易了。

因日本在侵佔區用種種方法限制英美等國的商品輸入，企圖以自己的工業品完全代

替外商的地位，以致侵佔區內日貨充斥，而英美等國的貨物，幾乎完全絕跡。例如煤油，本為英美在華重要商品之一，自前年七月日僞組織「華北汽油公司」，成立類似「滿洲國」之煤油專賣事業後，華北煤油市場，即逐漸為日方所完全把持。

在侵佔區，日僞不但排斥英美等國的商品，並且對於各種原料及農產——如棉花、雜糧、皮革、毛類等亦實行統制。拿羊毛一項來說，天津向為亞洲羊毛出口之中心地，凡華北蒙古等處所產羊毛，其出口營業，大部分操於外商之手。而羊毛收集處，以包頭為最大中心，次為歸化及張家口。但自日軍強佔華北後，外商便不能於該處購買羊毛。外商如欲收買羊毛，則必須日軍核准發給採辦證始能購買。買得羊毛之後，即須登記領取出口證，才能準備運輸，但因出口證十之八九均發給日人，致運輸毫無辦法。所以結果就無異於日商專買。去年三月間，日僞更宣佈在華北天津、青島各關口，禁止棉花報關出口。當然，此後華北棉花市場已完全為日本所獨佔。

日本不但在華北如此，即在華中亦然。在華中侵佔區內，日商大都憑藉其武力，對各項農產物 and 企業實行統制。譬如紗業，自淞戰西移後，日商為壟斷紗業，壓倒華洋紗

商，即積極重振旗鼓，招募大批工人，日夜開工製造，因其憑藉武力和政治的力量，抑價搜括棉花，任意操縱紗價，隨使在日偽高稅率壓迫和統制下的外商紗廠，無法同其競爭。侵佔區的紗業市場亦幾完全為日商所壟斷。

C. 外匯統制 日偽於去年三月十一日宣佈在華北實施的外匯統制政策，實際上，即為其斷絕外人對華貿易，而使日貨獨佔華北市場的一種最毒辣手段。因日偽實施外匯統制後，在華北一切土貨的出口，其所得的外匯，即概須以一先令二便士的兌價售於橫濱正金銀行，否則日偽即得任意禁止出口。而該銀行對於此項出口貨的價票，即給予極低價格。該售價較之外匯暗市約低百分之五十以上，致使經營進出口之外商，不但無利可圖甚至虧損其本。

英美等第三國商人，在日偽壓迫下，本已很難立足，再加上此種統制外匯的措施，當然他們的在華商業，祇有日趨於崩潰之絕境。

英美等國在其他膏了日本的在華排外政策的滋味之後，雖也曾提出不少口頭與書面上的抗議，但除獲得幾紙日本的說辭狡辯書面外，却並無絲毫效果。

實際上，無論如何，日本是絕不會放棄其侵佔和掠奪之願的。因為日本的進攻中國，本來就是爲着獨佔中國和建立亞洲霸權之基礎。假若日本在其勢力所能達到的區域，仍舊容許英美等國的權益存在，和自由貿易的機會，那末，它所化費的百餘億軍費，犧牲百萬士兵的生命所獲「勝利」，便成爲毫無意義了。

關於這點，日本以前的藏相三土忠造，早就很明白的說過：「日本對於揚子江航運問題，不可讓步。假如日本現時果作讓步，則吾人所受之慘重犧牲，必定全成爲無謂之舉。」

去年在華德商會在其致柏林之報告書中亦曾經說：

「日本在華的勝利，就是外人貿易「壽終正寢」的開端。在建設與推廣日本經濟的時期，我們是受歡迎的，但唯其如此，在最後我們就將喪失在中國寬容下還可以維持好久的地盤。滿洲方面的發展，可以表明這兒正在玩着一種怎樣的把戲。」

「獨立自由的中國，特別對於德國人，貢獻若幾乎是無限的可能性，……而日本却要獨佔它，不用說，日本決不能完成這件事業！」

實際上，德國商人這段話是很正確的，日本侵華的勝利，就是外人在華一切權益的壽終正寢，這不但滿洲是個極明顯的例子，就是從目前日僞在侵佔區所進行的排外政策中，亦足窺視其前途了。因日本爲撈回它在戰爭中所耗費的鉅大資本，爲着挽救其國內日形尖銳化的經濟危機，它是必然要在侵佔區排除英美等第三國在華之一切權益的。

戰國的唯物論	唯物辯證法基本知識	歷史哲學綱要	德意志意識形態	進化論證
布列哈諾夫著 八角	李德之著 二角	黑格爾著 一元八角	馬克思著 六角	Scott 著 七角
<p>波格丹諾夫寫了一篇給布列哈諾夫的公開信，於是引起了一場論戰。但是這論戰自有光輝的優點，雖然本書是二十餘年前的論爭，直到今日，仍不失其「新鮮」。</p> <p>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所以我們研究近代新的哲學及科學，應運用這新科學的方法論，即唯物辯證法。</p>	<p>這是一部世界歷史哲學的講義。作者在自序里說：「我採用哲學的見地從事歷史的研究。」他又說：「因為人類是有思想的動物，過去的世界史之概念是不夠的。」</p>	<p>這是一部馬克思未發表的哲學論文稿，由蘇聯國家出版社里亞扎諾夫整理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傑作之一。</p>	<p>近來自然科學家，對於進化的認識，使人類受著巨大的影響。本書是與這篇文書中名著「物種原由」同一重要的一部自然科學界偉大的著作。</p>	<p>近來自然科學家，對於進化的認識，使人類受著巨大的影響。本書是與這篇文書中名著「物種原由」同一重要的一部自然科學界偉大的著作。</p>

第四章 日本侵華的前途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前途如何？關於這個問題，現在且讓我們從其對內和對外政策的成敗上，來作一個展望吧！

一 對華陰謀的失敗

首先以其對華之經濟掠奪政策來說，雖則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用對侵佔區的經濟掠奪來實現其「就地取給」「以戰養戰」的毒謀，但到目前為止，日本此項陰謀，並未能如願以償。以侵佔區農業方面而論，日本帝國主義雖企圖從侵佔區農業發展中來解決其食糧問題。但因日本軍閥之特殊殘暴性與野蠻性，在侵佔區內到處屠殺，放火、姦淫、擄掠，以致無數農民爲其慘殺，成千成萬個村鎮，變成了渺無人跡的荒墟。

據調查統計：在華北沿鐵道與公路線一帶的農村，農民的作物和工具，爲日本軍

人所毀滅者，達十萬家，農村被日軍所毀滅者，約三千五百餘個。而農民被殺者，亦不下七十萬人。耕地，特別是棉田，也因此而大大的縮減了。

華北本為棉花的重要產地，一九三六年，棉產量達六百萬担；運往日本者，約四百萬担。據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英國工業日報估計：以河北一省而論，一九三七年保定四圍，約有一千一百萬畝農田，到一九三八年度，已減至五百萬畝，而棉花的產量，不及戰前百分之一至二。

據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大陸報的估計：在日本佔領區內，單以京滬路而論，即有一千餘萬飢寒交迫的貧民，因日軍在佔領區內橫征暴斂，行使一錢不值的軍用票，發行大批不兌現的偽幣，以槍刺強迫農民使用，致千百萬農民的膏血，為日本人榨取。因日本人的暴行和野蠻的剝削，以致佔領區的農業破產，千百萬農民陷於水深火熱之慘境！

以佔領區各種礦工業狀況來說，日本帝國主義的企圖，亦未能達其目的。

據調查估計：在華北與華中等九個淪陷的省區內，共有二十六所最大的煤礦。這些

礦產有的屬於外人、有的屬於華人，更有些爲中外合資所創辦。此等礦區內所蘊含的富藏，約爲一一、二〇〇百萬噸。煤佔全國總數百分之五七·九九。其採掘量，在一九三四年時統計，約一千七百五十萬噸。在河北煤礦共有九處，採掘量爲七百七十萬噸，其中規模最大者，爲開灤煤礦，其採掘量，達四百七十萬噸，前年該礦中工人，曾罷工三日之久，藉此表示反抗英日資本家之壓迫。後因英國公司表示，願以稍高於成本費之價格，將煤出售於日軍。而該礦工人罷工乃遭日軍的武力壓迫。但結果，工人却組織了游擊隊去回答日軍之武裝壓迫，最後該礦終於停頓。

在灤縣的煤礦，係「臨時政府」的僑員所開辦，其資本額約百萬元。但因該礦既無煤炭，又缺乏工人——因工人均參加游擊戰爭，致該礦亦早無形陷於停頓。而磁縣井陘之煤礦，表面上雖屬於傀儡政府，實際上却係日人操持。（該礦以前原屬於漢人及河北省政府。其中德資約佔一百二十五萬，華資爲三百七十五萬。）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八路軍一部，由徐海東率領進佔磁縣時，該礦工人，相繼加入游擊隊。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新城縣及煤礦，亦曾兩度爲八路軍所佔領。而礦中之工具，亦多被毀滅或

運走。

北平附近之門頭溝，事變前原有北京煤礦「新狄嘉」的組織，爲華英合資，其資本額約二百八十萬元。該礦之蘊藏量，約六千七百萬噸。日人對該礦垂涎，已非一日。然自戰事爆發後，門頭溝即成爲華北游擊隊之根據地。盤據該地者，除普通游擊隊外，尚有二十九軍與礦工所組織的游擊隊。日軍對之，雖不斷實行圍攻，但結果均告失敗。

臨城等處之煤礦，不但遠離鐵道，並且工具亦大半爲工人運走和破壞。

山東各礦，因礦工均相約加入游擊隊，以致各礦等於虛設而無法進行開採。

山西的煤礦，其蘊藏量雖極爲豐富，據估計：約達一二七〇〇兆噸。但因該省游擊運動最爲活躍，除八路軍外尚有礦工，路工所組織的游擊隊，因而各礦所有之生產工具，不是毀滅，就爲游擊隊所運走。日人目前所能採掘者，僅爲大同之煤礦，其每年採掘量，僅達二十萬噸。

此外，日本開採鐵砂之情形，亦屬焦頭爛額，中國鐵砂的蘊藏量。約達一千三百兆噸。在華北一隅，約有一萬二千三百九十萬噸。主要的產地，爲河北、河南、山東。在華

中，（皖南、湖北、江西北部，）約有一萬萬三千三百九十萬噸。鐵砂雖為日本所亟需之礦產，但現時以上各地，不是成爲激烈之戰場，即爲游擊隊活躍之區。日人亦祇有望而興嘆，徒嘆奈何而已。

日本雖願佔華北諸鐵路，但亦不足以轉回局勢。中英協會主席貝爾納氏，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泰晤士報上面，曾指出：單以京滬、滬杭甬等鐵道損失而論，已達六百五十萬之鉅。其他各路所遭破壞等損失數量，實無法估計。

至於日本對華中的各種產業振興事宜，雖早就大吹大擂的說在進行，然而，其實際狀況究竟如何？却不難從日軍特務部建設科佐藤少佐的那篇關於「華中之建設現狀」演說辭中看得出來。現摘錄該演辭如下：

「關於鐵礦方面，華中揚子江沿岸，鐵礦甚多。如大冶鐵礦等，日本對此設立「華中鐵礦會社」以開掘南京至蕪湖之鐵礦，自開辦以來，對採掘數量，因受治安之影響，未能得大量礦石。

煤礦方面，安徽有淮南煤礦，是急待開發的。本當早已採掘，但因中國退兵時，將

礦山之設備，全部炸毀。故必待設備完善後，再行開發。此礦於事變前，每年有七八十萬噸之產量。

此外尚有長興煤礦，在浙江省境內。現亦因治安不佳，故未能採掘。

紡織業方面，本為華中重要之產業。其受戰爭影響最大者，亦莫過於紡織業。故此後亦為急待恢復者。然對於恢復紡織業，有三大阻礙：一、戰前中國紡織業者，恐戰爭發生後，其工廠為日軍所沒收，因變其名義為英商或美商，藉以避免沒收。二、紡織業者，已逃難於香港或外國。三、紡織業者，恐抗日份子之施行恐怖行為，故不欲恢復其舊業。這三點是恢復紡織業最大的阻礙。然日本仍在努力期待中日合辦的實現。

製粉業，為水屬重要之工業，上海、無錫等地，以往甚多製粉之工廠。戰爭後，關於此業，因日本之致力於製粉業之研究者，尙未來華，故對華中之製粉工業，因缺乏指導尙未能開始。

硫酸業，為一種肥料上之重要化學原料。南京對岸的浦口本有硫酸製造廠，但因所受戰爭影響巨大，致該廠不易恢復。

在農業中，除米以外即爲棉。前經派員調查棉產區結果，除江浙一帶，爲最大之棉產地外，尚有淮南一帶之鹽產區，亦甚宜於植棉。故已墾荒，以備種植棉花。」

該少佐於其演講結尾時，却作了這樣一個很悲觀的結論。他說：

『以上數點，爲建設華中之現況及理想，唯欲實現此種理想，則非易事……』

依據上述，已足證明日本對佔區經濟採取陰謀大部分是失敗了！如果政府今後再能加強經濟抗戰，在佔區厲行經濟的反封鎖，那日本的「以戰養戰」政策，必永遠不能成功。

第二、在政治方面，日本誘和的詭計之失敗，已是有目共睹無庸贅言的事實，雖然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以汪精衛爲首製造偽「中央政府」作爲自己和平談判的對手，然而這亦不過是日寇在無可如何的狀態中，「盡餅充飢」聊以自慰罷了。實際上，是決無補於事的。至於日本帝國主義在佔區所施行的「極柔政策」，因中國民衆教育不發達，好多鄉村的農民仍抱着：『不管誰來做皇帝，老百姓總是完糧納稅』的愚昧見解，日本的這種政治陰謀，也許可能發生某些效果，但若中國方面能夠採取如下的對策，日本亦

必失敗。

一、中國方面如果能實行民主，改革鄉村政治機構，在可能範圍內積極改善日本佔區的民衆生活，加緊佔區的民衆政治教育，掃除文盲，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水準，激發他們的民族意識，隨時隨地暴露日本和漢奸的欺騙宣傳，及其所散佈的種種無恥謊言，藉以提高他們的警惕性，堅定他們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心。

二、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殘酷，到處濫施轟炸，恣淫掠奪的種種無恥獸行，以鼓起佔區人民的同仇敵愾心。

三、暴露偽組織的傀儡們的種種醜態，宣佈大小漢奸害國殃民的惡跡，壓迫剝削民衆的種種罪行，以激勵佔區人民憎恨漢奸的心理。

四、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在佔區所施行的小恩小惠的惡毒用意，拆穿其欺騙與攏絡人心之東洋鏡。

五、提高佔區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使他們不進日本和漢奸所辦的學校與各種訓練班，不閱讀日偽所發行的任何書報雜誌，與一切宣傳品等。

若政府方面採取上列等進步政策，組織和動員民衆，給日本在侵佔區的「懷柔政策」以嚴重的反擊，像蔣委員長所說：「使敵偽的統治，無一日得以安寧，使敵人所謂經濟建設，無一事得以着手，使敵人的工商業，無一物得以生產和運輸。」使日軍完全偏促於「點」和「線」之上，並使其在游擊兵團隊經常包圍與襲擊之下，連「點」和「線」亦無法保持，那日本的「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一切陰謀詭計，自必無法得售。

二 國內革命危機日趨尖銳

以日本的國內情形而論，因其經濟政治的危機日趨深刻，勞資鬥爭日益劇烈，人民與兵士的反戰運動之澎湃，高麗與台灣等民族解放運動之昂揚，已足證明其國內革命危機日形尖銳，和逐漸向成熟的境地發展了。——因日本千百萬無衣無食，瀕於餓死線上的人民大眾，千萬個小資產階級破產等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是祇有革命才能解決。

雖然，目前尚不能肯定的說，日本國內革命將於何時爆發——因只了解日本國內革命的客觀條件和其必然性，而不知其主觀條件，是不能夠斷下定論的。但，若從其

國內革命之客觀條件日益發展與逐漸成熟等情勢看來，日本國內革命爆發也並非絕不可能，如果日本在侵略中國的軍事上，遭一次大敗的話。

三 與在華第三國的矛盾深刻化

以日本的國際關係而論，可說它已陷於完全孤立的地位。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其侵佔區內實行「排外政策」，已使它與英美等國利益上的衝突與矛盾更加深刻化了！雖則現時英法等國，因應付歐洲方面的對德戰爭而無力與日本相抗衡。但在美蘇嚴密注意之下，日本恐亦難有所作為。何況在這次歐洲戰爭中，英法等國對於日本的軍火供應上，已日形減少，唯一可大量供給日本軍需原料的美國，已廢除了美日商約，凡此種種，在經濟方面業已給日本以極嚴重的打擊！

若一旦美國進一步對日實施「經濟制裁」，則日本作戰資源，勢必很快瀕竭，其侵華戰爭亦將無法繼續。

四 結語

總結以上的論述，分析而觀，中國抗戰僅將近三年，即已使日本國內外危機四伏，經濟方面「捉襟見肘」窮相畢露了！反觀中國民族統一戰線日益鞏固，政治機構日臻健全，金融愈趨穩定，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軍事力量越發進步與強大等等，已足令人確信：日本帝國主義絕無力量征服中國和對華作長期戰爭了。因為從以上各方面的檢討當中，業已充分地顯示出，日本黑暗失敗的前途與中國光明的勝利的進路！

政治經濟學批判	經濟學教程	經濟門入學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著者馬克思 譯者郭沫若 一元五角	著者列高 譯者聖希 二元	著者米哈列夫 譯者朱鏡我 一元五角	著者皮拉多 譯者吳清友 三角
<p>本書是有名的『資本論』前篇，馬克思寫完本書，才引起撰寫『資本論』的動機。所以是研究社會問題，政治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讀物。前由郭先生譯後，因特殊原因，被毀絕版，今得譯者忙中修正，再排刊行，以饜讀者。</p>	<p>列寧，他是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這是毋庸多述的。他在這部著作里表現出他對於經濟上澈底的及深透的見解，可說是經濟學上不朽的偉著。</p>	<p>倘若讀者欲研究經濟學，同時覺得科學的艱深而枯燥，那末本書可以解決你的一切困難。因她淺出深入，敘述通俗流暢，名實相符。</p>	<p>著者簡要的指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實質和特點；而舉很多例子來證明，較之其他的亦都勝一籌。本書不止風行全蘇聯，且轉譯七國以上的文字，其價值可知。</p>

63